

7L 3090
JFEN6

483 蕉風 双月刊



■
梁
放
专
辑
■

【编辑室报告】

1

【梁放专辑】

梁放简介 2

庄华兴：生活的一切比什么艺术都丰富 3
——纸上访梁放

何乃健：盾上隐约的星辉 7
——梁放散文中展现的睿思

刘育龙：伪君子报仇 二十年不晚 12
——试论〈房客〉

林建国：有关婆罗洲森林的两种说法 15

梁放：葡萄成熟时 38

喂，你可是进化了 42

来自心灵深处 44

梁放主要得奖记录 46

【创作】

小曼：未赴的酒约 47

TITANIC 封底

黄锦树：芒刺 48

【新人馆】

张玮栩：有一年，我留学 / 美好生活 53

周擎宇：远游 / 赠券 / 半夜场 54

林健文：意识 55

翁弦尉：纪念日 56

柴可夫：A 国度抢劫档案 57

房斯倪：牛顿 V.S. 爱因斯坦 58

刘富良：寂寞是一口窗 / 思念 / 窗的三步曲 59

曹伟：单思 / 距离 60

张惠凤：天书 60

陈思铭：真的平凡 61

【文学异见】

蓝十三(译)：21 世纪的马来西亚国家文学 62

【声色涂鸦】

张锦忠：异乡叙事 / 移民论述 68

——论 / 述罗卓瑶的《秋月》之后

【姚拓自传】

姚拓：少年时代 黯淡无光 74

【文坛传真】

陈思铭：南院马华文学馆 4 月成立 80

【蕉风记忆】

白焯：蕉风旧事 学报当年(2) 81

中青：忆本刊首届编委 84

陈瑞献：亭亭山上松 87

——关于《蕉风》

43 年蕉风掠影 封底内页

【蕉风信箱】

88

483

蕉風

目录



芭蕉系列 3 · 李丽娟 / 摄影



贈閱

去年底,即将接编蕉风,朋友问起未来的计划。老实说,我最怕回答这样的问题,担心言之旦旦,别人期望越高,失望的机会越大。于是只回说将推出【新人馆】和《少年蕉风》,让年轻创作群不致觉得蕉风“大”得难以亲近。朋友听了,沉默半晌,问道:“蕉风不再着重资深作家了吗?”

新人在创作的质与量方面都隐隐显露一股锐气与势力,本期【新人馆】作品及其进一步更新的作者名字即可为证。与【新人馆】目录相比,【创作】藏不住尴尬之相。黄锦树上一期已露面,小曼成了98开年以来【新人馆】以外唯一的“新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对于新人的来势汹汹,可以这样解释吗?喜的是看到未来文坛的勃发生机,忧的是这些“生机”在稍为资深的未来又会恶性循环成荒凉景象。

蕉风不会用固打制来处理资深作家与文坛新人作品的刊用量。作者的背景、文学观及作品的内容、形式都不是问题,文学性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考量。

尽管【创作】严重缺稿,483蕉风还是增至88页。因为不忍心把一些值得一读的作品多压两个月。【梁放专辑】除了刊载梁放三篇散文,也从访谈与评论的角度,探讨梁放的文学观及其创作中所处理的哲思、生活、政治、历史等课题;蓝十三的译文反映马来文学界对国家文学的看法;张锦忠的影话论述香港导演罗卓瑶的移民论述;而白垚、申青、陈瑞献等人的文章,及21/2/1998蕉风改革发布会(称“艳阳蕉风”)的几张掠影,压于书末,希望唤醒许多人沉淀了的“蕉风记忆”,并藉此呼吁老蕉风们重新归队!

1/3/1998

蕉风 (52892-H)

PP 595/12/97
M.I.T.A.(P)
No.271/12/97

编辑顾问 ■ 白垚
郑良树
梅淑贞
紫一思
陈瑞献
永乐多斯
小曼

编辑 ■ 姚拓
许友彬
李锦宗
小黑
朵拉
执行编辑 ■ 林春美
美术设计 ■ 雨林小站

编辑部、出版 ■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6-10, Jalan T.P.K. 1/4,
Taman Perindustrian Kinrara,
Puchong,
58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03-5755890
Fax: 03-5757194

印刷 ■
UPA Press Sdn. Bhd.
Lot 2767B, Simpang Salak
South Industrial Area,
Batu 5 1/2, Jalan Sg. Besi,
57100 Kuala Lumpur.
售 价 ■ RM 5.00



梁放

简介

原名梁光明，1953年8月10日出生于砂朥越砂拉卓。英国土木工程学士，苏格兰土壤力学硕士，现任砂朥越水利灌溉局土木工程师。著有小说集《烟雨砂隆》、《玛拉阿姐》、散文集《暖灰》、《旧雨》、《读书天》及禅诗译作《久未写成的诗》。



生活的一切 比什么艺术都丰富

纸上访梁放

◎ 庄华兴

现实里有许多东西都是超文字，超越任何艺术形式的。许多人说到技巧，苦于没有正确的形式可以把故事写得最好。我苦于没办法把生活的丰富性一一写下来。

庄：您什么时候开始写作？如何走上创作的道路？

梁：远在小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喜欢涂涂写写。到四年级（1963）的时候，有一天，我独自坐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山坡上的红毛丹树下，不知怎的，突地发现了时光的流逝，心中伤感莫名，而这之后，我发现到我看过的书、电影等等，都具特别意义，这是在这之前全没有发现的；而对学校的作文课也脱离了老师的指引，发挥了自己的想像与感情。当时我的大姐是个文艺少年，她投稿，我也跟着投，之后，我就没有真正停过创作——有许多当然没写下来。到今天，我也一直在构思这构思那，十分投入，但写下来的极少。我有个影响我极深的父亲。他嗜书如命，几乎每天都在看书，我自他那儿学会了看书。这一切导引我走上创作的道路。

庄：请谈谈您创作的动机。

梁：我一直在想，当年万一我不念工程而念文科（文学）的话，今天的我会不会有什么不同。我不是那种可以把文学书念得正经八百的人。我创作纯粹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一些人事事的看法。——如果这是动机的话。如果在



我下笔之前，这些事与人已得到了解决，写下来已变成了多余的。我侥幸搞上了佛学，许多一时解不开的东西都一一圆满解决了。所以我写得极少。

庄：您创作时面对什么困扰？

梁：写作时找不到一个融圆的方法，把心中所想的写得淋漓尽致。现实里有许多东西都是超文字，越超任何艺术形式的。有时想想，艺术，真的是无用的。生活中的一切比什么艺术都丰富。走一趟原野森林，看看河流上游的景物，浸淫在其间所得到的乐趣，什么诗歌、散文、小说、雕塑、图画、照片都比不上，所给予的震撼都不及自然界与生活所带来的百分之一。

我的困扰是：还写什么呢？天工的事物我们还享受不完呢。许多人说到技巧，苦于没有正确的形式可以把故事写得最好。我苦于没办法把生活的丰富性一一写下来。我追求的是一种作品，看不出任何的匠心匠意，像上游的急流冲出许多磐石一般，浑然天成，什么 Henry Moore 等人的所谓现代经典都无可比拟。

庄：您的小说最喜欢处理哪一类题材？为什么？

梁：任何可以引发我深思的人与事。

但这些人或事都必须在写下之前没有得到解决。我有好多故事还没写，看今后的造化。年纪一大，许多东西都了解了过来，反而少了要创作的冲动。

庄：您最喜欢自己的哪一篇小说？为什么？

梁：写过的小说都几乎曾经喜欢过。我个人还念念不忘的是一篇叫〈烟雨砂隆〉的短篇，我处理着一种冥冥中主宰着我们命运的东西。这些虽然后来我在佛学上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但觉得类似的困惑仍然困扰着许多人。换着今天，我不会写这篇东西，因为已经走了过来。

我有些作品会改写。像〈观音〉，得奖时由于要符合四万字的限制，我删去了一大半，又没留底稿，所以不得不重写。我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这故事一直在 haunt 着我。

庄：您的小说在取材、语言上都有明显的地域与乡土色彩。您是否刻意经营这方面的特色？

梁：我的作品来自我的生活，来自我熟悉的环境。一离开了砂州，我想我的小说也随之有所改变。我早期的作品有一些的背景是在英国。我从没刻

意做任何事，尤其是文学。

庄：您在多篇小说中处理华伊两族关系的问题，请问您如何看待马来西亚种族关系的问题？您又如何看待贫穷与弱小的民族？

梁：马来西亚是个具有特色的地方。除却政治因素，种族藩篱一点都不存在。我生活在马来族、伊班族、比达友族、马兰诺族之中，都相处得很好。我出差到渔村还是什么村落，都住在这些友族的家里。

我同情贫穷。自己是贫苦出身的，这一点我比许多人更能体会与了解。弱小民族应当受到当局的特别照顾，才能将他们引入主流社会。但是，给予帮助是不够的，接受帮助的一方还必须自我走出内陆，与那些比南部落自愿工作者相处，他们的精神可嘉，但随着他们的工作期满，有许多比南人还是打回原形。有时我想，我们所定的标准对他们真的有用吗？随他们去吧，又觉得十分不该，同样是人，我们为什么不尽力与他们分享我们所拥有的。比南人(游牧民族)据我所知，已比好些年前进步。要些时间。要有些耐性。我不喜欢外面的人以猎奇的心态来看砂州的文化。文学方面，我也会对那些贩卖砂州落后的所谓文人

感到反感。说到落后，贫穷，只是物质上而言，与他们相处过，就会知道，他们自有自己的生活方向与内涵。我们应以平等的态度来看待他们，一有一种高姿态就会偏颇。

庄：请您谈谈您对砂朥越土著文学的认识。

梁：砂朥越土著文学最大的特点是地方特色。说到经营这一方面，他们一点也不须要，他们所写的，只要依照他们的生活规律，就已有特色存在。反观华族文学，为了达到砂州色彩，有些真的拼命把这些因素带入，十分肤浅。有些人只偶尔下乡一次，就写了许多，骗骗外国人可以，但骗不了一些稍为曾经与土著生活过的人。文字就是文学吗？我并不全然赞同。

庄：您认为不同种族的作家是否可能通过各自的创作媒介进行对话？

梁：应该。可以互相切磋，互相了解。语文局时而主办一些活动，如讲座、作家作品分析，华族作家都不参与。

庄：您最喜欢哪一位外国小说家的作品？

梁：我喜欢的十分多。早年沉迷在俄



国作家，托斯多耶夫斯基、契可夫、肖洛霍夫……，英国的毛姆、劳伦斯、布郎蒂姐妹，意大利的比兰德罗、卡尔维诺，还有 Austria 的，南美的诸如马奎斯等，很多。我甚少接触到日本与台湾作家的作品。日本的最近看了一些。

庄：为什么马华小说家鲜少处理形而上的题材？

梁：环境与思想的关系吧。文学确实是社会生活与经济的反映，只有足够的条件，一切才能自然产生。

庄：80年代中期至今的马华小说在题材的深广度方面是否有所开拓/突破？与前期有何不同？

梁：在技巧上有些更变，但未必是新颖的。搬动外国的一套就以为创新就不对了。

庄：“马华文学中几乎没有政治小说。”您同意这说法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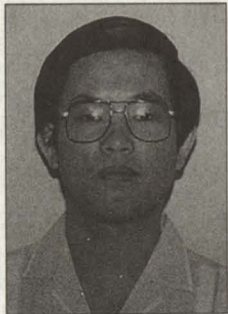
梁：大家都对敏感的课题有所避忌。

庄：您认为马华小说家的思想水平与美学修养达到什么程度？

梁：我保留。一句话，稿匠比文学创作者多，包括挂名搞文学的人。

庄：您认为马华文学的主体性是什么？您如何诠释“马华文学”？

梁：应该本土化，只有立足本土，才有其独特性。吴岸许多年前就说了，现在有人也如此说了，但是要本土化，我们却没有几个人要把生活圈子扩大到友族群中去，所以就有所限制。许多人争取出线，他们认为这是写些有关本国的风土人情就可以得到青睐，但作品的内涵还是不足，因为写的不是他们熟悉的东西。✍



访问者为马大中文系硕士班研究生，新纪元学院讲师。

盾上 隐约的 星辉

——梁放散文中展现的睿智

◎何乃健

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丰饶的小岛。

梁放能从一滴水而深悟随缘、惜福、感恩的真理，他内心的小岛已扩大成为苍郁繁茂的大陆，那里展现的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很多年前我读过一篇介绍法国文学家蒙田(Michel Montaigne)的文章，在饶有风趣的逸闻轶事中，蒙田与法国宫廷中一位大臣的对话最令人回味无穷：

大臣：“皇帝陛下阅读了你的随笔之后，希望能够与你会晤，从而深入认识你这个人。”

蒙田：“既然皇上已经读过我的作品，我深信他已经认识我这个人了！”

优秀的散文家在抒怀言志时，都能够做到心手相应，他们凭藉精确鲜明的文采，生动活泼的形象思维，让蕴结于心灵的感触，与横亘于胸臆的思潮，如百川奔流，沛然涌现于笔端；而作者的品格、思想、感情、生活与精神面貌，也会透过融溶于字里行间的艺术氛围，自然从容，真挚无伪地投影入读者的内心深处，唤起强烈的共鸣。

重阅梁放的散文，我不期然地再次想起蒙田与宫廷中那位大臣的对话。梁放常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出现于散文中，他喜欢以不加矫饰的修辞造句，委婉灵巧地从易于被人忽略的生活细节落笔取材。他也善于发挥充盈的文思来探究生活的意蕴，表现个人的审美感受，渲示激发于胸中的情怀，以



及熔铸自己的艺术个性。梁放的散文是多角的棱镜，折射出砂朥越风土人情缤纷的风貌。梁放于80年代出版的散文集《暖灰》，大部分作品记录了他在这片盾形的大地上留下的烙印。细读梁放的散文，常常可以从朴质淡远的文字里，品尝到氤氲着禅味的睿思。

收入《暖灰》这本书里的散文〈消逝了的地文〉，虽然格局不大，但是全文焕发着砂朥越独特的地域色彩。当梁放描述这个位于海口区的伊班人村落时，他完全摒弃了华而不实的形容词与回避了实景刻板的罗列，直接以纯净澄澈的散文语言来勾勒这个村落的轮廓：“地文一共有四十户人家，浮脚的屋子与屋子间是一道道盐木的‘行人桥’。潮涨的时候，这儿是一汪湖泊，四十户人家是四十艘船。‘行人桥’把它们系在一块，以免它们飘流到海里去。”梁放透过行人桥的连系，暗示生活在苦难中，唯有守望相助，互相关怀，才能够在逆境中挣扎求存。《杂阿舍经》中形象地阐释了这个强调互助精神的哲思：“两束芦苇因为相依而立，因为有此才会有彼。如果拿掉了其中一束，那么另一束芦苇就要倒下来，因为无此即无彼。”梁放以浮于水面的船比喻紧密靠

拢的村舍，形象地凸显了与《杂阿舍经》中那句金言神似的禅机：困厄中凝聚力量，唇齿相依，始能抗拒波涛的冲击。

梁放也善于运用对话来烘托人物的精神面貌。虽然地文这个小村落里的小杂货店，售卖的只是白糖、盐、咸鱼、咖啡等日常用品，然而知足常乐的伊班村民却认为：“够了，我们要的就是这么些。”至于其他的食物，自力更生的伊班人毫不在乎地说：“青菜在村后那一片旷野可以任意采摘，米是自己种的，鱼可以捕……”习惯了在简朴的环境中安居乐业的人，最忌政治权力无端介入民生，扰乱生活的平静。伊班人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民风与生活态度，通过散文中简单的对话流露无遗。《遗教经》中有一段慧语：“知足之人，虽卧地下，犹为安乐；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亦不称意。不知足者，虽富而贫。”在他们安宁的生活中推行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计划，肯定会引燃抗拒的心理。泰戈尔在《飞鸟集》中有一首小诗：“鸟以为把鱼举在空中是一种慈善的举动”，应该列为从政者的座右铭。

梁放

在《暖灰》中的另一篇散文〈猎鹿者〉，酣畅淋漓地流露出自己心灵深处的感受，亲切率直，语言自然朴素。这篇散文从长船徐航于砂朥越鲁巴河的支流写起，继而把镜头移挪到一只在“河中站着，两耳竖直，眼睛里射出恐惶与惊慌”的肥鹿身上。梁放以鲜明的形象，生动传神的笔触来描绘猎鹿的那一幕：“我要了刀，不偏不倚在它颈项狠狠砍下。只听凄厉的嘶鸣，惊吓的鸟儿仆仆向四方八面飞升。鹿儿挣扎片刻，死了。侧着头，殷红的血浆像触及乾叶的烈火，急不容缓地渗进茶色河水，像是浓浓不加奶的可可。”梁放运用积极修辞，以具体的形象状拟抽象的事态，在立意遣词中使文字闪现逼真的立体感。梁放接着笔锋回转，切入高潮：“在剖肚的过程中，他拖出一件叫我血液顿时凝固的东西，它被一层黏膜封着，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得出是即将临盆的小生命。”

佛教的经典中也有一则关于猎鹿的故事：一只怀孕的雌鹿，在国王到来狩猎时惊慌逃命，并且于饥疲交集中产下了小鹿。母鹿将小鹿安置于一个隐秘的地方之后，再出来四处觅食的当儿，不幸堕入猎人的陷阱。母鹿被拖到国王面前时，跪拜哀求，国王

深受感动，释放了母鹿。不久之后，母鹿去而复返，后面还跟随着两只小鹿。原来母鹿打算回去小鹿匿藏的地方喂乳之后，再回来被捕，岂知小鹿不愿失去母亲，也尾随而至。国王深受感动，从此严禁猎鹿。我不晓得梁放是否读过这个故事，不过我深信如果梁放在杀鹿之前，脑海中于刹那之间若能突然浮现这首禅诗：“千百年来碗里羹，冤深似海恨难填；欲知世上刀兵劫，试听屠门夜半声”，他的心里就不会在杀鹿之后，“老拂不去那双水面上红丝眼愤怒中说不尽的哀伤，也挥不开在空中回旋的绝望哀号”；而他的指甲边也不会“老留着那一道血渍，那血腥老绕在身边不去。”

收录

于南洋文艺 1995 散文年选《梦过飞鱼》中的文章：〈一滴水〉，是梁放近年来写得最感人的一篇散文。我重读这篇文章时，不期然的想起“滴水之恩，涌泉以报”。梁放的挚友从中国大陆回来，赠送了一尊小巧的白玉瓷观音像给他。有一天他在家里整理杂物时，从架子上把观音捧出来，放在书桌上。透过灯光的照射，梁放蓦然发现观音手中持着的净瓶竟然逸出了晶莹的水滴，然后落入观音脚前昂起的龙口。梁放以感



性的文采，描绘这滴浑圆的水为他带来的愉悦：“这一滴水，犹如清晨绿野群峦间的漫步，一路兜满习习山岚，舒畅、喜乐充满。”

中国有一位禅师，年少时为师父备水洗澡时，把多出来的半桶水倒掉，受到师父谴责。师父的教诲：“一滴水有无限的价值”，深深感动了他，于是决定以“滴水”来作为法号。滴水禅师弘法时，信徒提出问题：“人世间的哪一种功德最大？”滴水禅师的回答是：“滴水”，因为滴水虽微，浩瀚汪洋却由无量的滴水汇聚而成。一滴水中包容了无限的时空，一滴水中也潜藏着无法诠释的玄机。正当梁放悠然神往，陶醉于滴水观音牵引而起的幽思冥想时，电话响了，听筒另一端传递而来的声音，竟是他正在怀念的挚友。这种无以言喻的巧合，令梁放确信：“观音滴水，早已传递了他的祝福”；而观音净瓶中缓缓而露的那一滴水，在梁放的心灵深处，“已成了一枚水晶，一颗星星。永恒的水晶。永恒的星星。”在智者的眼中，每一微尘中可见一切法界。纵使凡尘中“花开无数亿”，经过开悟，平凡的花都能在智者心中展现“朵朵见如来”的境界。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丰饶的小岛，可惜有的人让贪、嗔、痴、慢、

疑，将这小岛沙漠化，变成有如月球表面上的不毛之地。梁放能从一滴水而深悟随缘、惜福、感恩的真理，他内心的小岛已扩大成为苍郁繁茂的大陆，那里展现的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在《大地浮雕》（即1996南洋文艺散文年选）中，梁放的文章〈来自加昂的比里达〉，叙述的原本是旅途中一件平凡的小事，然而他却能够如雕塑家罗丹所说那样：“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面发现出美来。”梁放首先在文中介绍加昂这个砂朥越内陆盛产淡水鱼的小镇，接着在情节的发展中引领读者，到市集的咖啡店喝茶与观赏小贩卖鱼的情节。梁放的朋友小王在鱼群中见到“一条拱着背，扁得像一片叶子”的比里达鱼时，如获至宝，决定为他的女儿买下这尾鱼，将鱼装入灌了半袋自来水的塑胶袋中。归途中，小王告诉梁放：他曾经买了一条狮头金鱼送给女儿作礼物，可惜金鱼死了，令他的女儿非常伤心难过。小王“在市集里看见一条活生生的鱼，突然想起那条狮头金鱼，多少思念在那一时间内化为一种冲动”，于是买下这条已经奄奄一息的比里达鱼。梁放

接着叙述他们乘直升机由加帛回古晋途中，小王数次到水沟里给鱼换水，然而这尾侧躺的鱼，在河里被捕之后经过多番折腾，已经一动也不动。翌日，小王突然欣慰的告诉梁放，比里达活了！文章结束时，梁放提出一个问题：是哪一种力量，使这尾经过无数波折的鱼，不可思议地活了回来？我读完了这篇散文，想起明朝的张岱讲过这段话：“不知不可为而为之，愚人也；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贤人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圣人也。”张岱也提起：“观音不登佛位，正是道力有限，愿力无穷。”观音虽然道力不及佛高，然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愿力，却能鼓起不畏艰辛、坚忍不拔、顽强奋斗、勇于向命运挑战的精神。小王发挥了心中的愿力，结果把比里达鱼从死亡边缘拯救回来。智者常说：要能转境，不要随境而转；而转境的愿力来自何方呢？梁放的散文虽然提出了问题而没有给予答案，然而文中细节的描绘，隐约告诉我们：那股力量的泉源，来自小王对女儿慈爱的心，以及对比里达鱼生存的意志充满了信心！

里尔克说过：“如果你愿意亲近大自然的淳朴，亲近那些任何人都难以见到的微小事物，那么，这些看来

微不足道的事物将出乎意料地变得巨大与难以度量”。梁放的散文中描述的对象，很多都是看来极其平凡的事物，然而在抒情写景的过程中，梁放掺入了心中的睿思，作品因而隐约熠熠着智慧的辉芒，而文章的内涵也因融溶了作者的思想而变得更纯美，文章的境界也因作者心灵中展现的顿悟而更加深邃。//



作者为吉北作家，现任吉打州慕达农业发展局农业推广训练主任。



伪君子报仇

二十年不晚

——试论《房客》

◎刘育龙

《房客》的题材比较“另类”，说的虽是一件生活小事，却有一股勃勃生气，尽管没有皆大欢喜的结局，兀自散发俗世的喧闹与情趣，描述出生命中的“轻”。

梁放是个说故事的能手：在《烟雨砂隆》和《玛拉阿姐》里的多篇小说都有曲折却不造作的情节，文章背后的人道关怀也不浅，让看热闹的看热闹，看门道的看门道。乍看之下，作者似乎是现实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其实他的作品有不少东西是与大马现实主义的“教条”格格不入的，例如人物的性格“不够鲜明”、小说的“说教”意图“不明显”、故事的起承转合也不符合“典型”的要求。大马现实主义标榜具象征意义的人、事或物，然而梁放在创造这些象征之余，不时也穿插与象征无关的情节，这种“寓意”的手法看似首尾呼应式的小说里的“杂音”但也增添了小说的歧义，能让读者有更多面的解读与诠释。

模棱两可、曲笔留白的叙述法是作者惯用的技巧，使到小说有不少耐人寻味之处(像《玛拉阿姐》，作者处处点到即止，留下许多空间让读者去猜测男主人公的身份)。偶而，作者也带点宿命色彩去预告人物的未来(如《烟雨砂隆》和《房客》)。基本上，作者对人物的内心描写并不多，而是借着一桩桩大大小小的事件来衬托出人物的性格和形象，因此，梁放的小说大都是发展快捷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如此的写法，一不小心会让小说流于平面化、通俗化，但作者不时

穿插似乎与主题“无关”的细节描写，充实了作品的内涵，使之不至于变得“贫血”、“苍白”。

在梁放这两本集子共 15 篇小说中，不少力作如〈腊月斜阳〉、〈烟雨砂隆〉、〈温达〉、〈龙吐珠〉、〈玛拉阿姐〉、〈锌片屋顶上的月光〉、〈一屏锦重重的牵牛花〉都各具风采，值得好好评析。之所以选中在格局上不及上述作品宏大的〈房客〉来当评论对象，主要是看中〈房客〉的题材比较“另类”，说的虽是一件生活小事，却有一股勃勃生气，不像上述小说或是沉重、或是哀怨，突显的是生命中“重”的一面；反而〈房客〉尽管没有皆大欢喜的结局，兀自散发俗世的喧闹与情趣，描述出生命中的“轻”。

〈房客〉的故事并不复杂，说的是一个骗子如何在一个小镇里拉

关系行骗，在别人以为能从他身上得到好处或幸福时，他却饱食远遁，结果有关人等不论男女老中青，都各有所失。小说的主角赖元才因无意间看到旧邻居陈德夫妇的女儿小兰的订婚启事，“心血来潮”，从而一步一步地布下骗局。表面上，他似乎是为了“谋财”而去的，但也不无为童年时代因偷鸡蛋以致受辱于陈德婶一事而展开报复行动的心理作祟。再深一层分析的话，赖是为了驱除内心的阴霾才向陈德一家“开刀”的。在他的内心深处，陈德婶的“精明”使到他自己、他父母，还有陈德都受到压迫和尝到耻辱，使她成了他的梦魇，偏生他的父亲也“老战不胜母亲”，这使到身为男性的他大有挫折感。二十年后他与陈德婶重逢，“陈德婶丝毫没改变，改变的是他自己”，对于圆滑世故的赖而言，这个老妇人的“精明”已成了好

〈房

客〉的故事并不复杂，说的是一个骗子如何在一个小镇里拉

梁放小说集

烟雨砂隆



《烟雨砂隆》是梁放的第一本小说集，所收录的九个短篇是他 1981~1984 的作品，题材多取自砂朥越的社会生活。

书名◎烟雨砂隆

文类◎小说

出版◎砂朥越华文作家协会

初版◎1986

再版◎1989

梁放著作



讨小便宜的猥琐，根本无法对他构成威胁，因此，他大可潇洒从容地展开“驱魔”的计划，好替他自己、他父亲（也包括陈德？）出一口气。

在整部小说里，作者不时营造一些小事件来预告赖的称心如意。海口区的庙宇护佑当地的居民，“附近的市镇都遭了殃，到处戒严，就只这小镇纹风不动，大家过的是太平的日子。”但是，赖也在同一座庙宇里求得枝好签，似乎冥冥之中，神灵也默许（漠视？）他的“恶行”。有趣的是，作者在这部小说非但不道德挂帅，把赖抹黑成小人，散布在小说里的几个吉兆反而隐隐然浮现作者的“反”道德意识，从而置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远亲不如近邻”等古老说法，带出世途无常、人心难测的常理。

换个象征式的说法，赖元才其实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别人的贪婪和欲望。陈德夫妇、金老板，平先生都因贪财而失去戒心，轻易地相信了赖的谎言；而小兰受母亲的摆布在先，深信赖的甜言蜜语在后，终于失去处子之身，追根究底，半是因为她的纯真与软弱，半是因为她也奢望能从这个二十年不见的童年旧友身上获得幸福；刘先生尽管小心，最后也没能完全置身事外，中了一记赖的“回马枪”。对这些平凡而庸碌的人而言，赖的出现

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为他们的沉闷日子“带来生气”，最后是送了他们一个“教训”，如此的剧情，在日常生活中原也不难听到见到的。

《房客》的故事进展俐落，作者以轻快的节奏铺陈情节，间中介入各人的心境描写。作者以正面的写法营出反面的高潮，在众人大梦初醒时，小兰的泪脸流露出另一个坏消息，故事至此倏然而止，作者虽不说教，却透露一个老生常谈的道理：凡夫俗子是经不起财与欲的考验的。

18/2/1998

参考书目：

- ① 梁放，1986，《烟雨砂隆》，砂朥越：华文作家协会。
- ② 梁放，1989，《玛拉阿姐》，砂朥越：华文作家协会。



作者为马大理学士，现任彩虹出版社编辑

有关婆罗州森林的 两种说法

*Ein Gespenst geht um in
Borneo -- das Gespenst
des Kommunismus.*

◎ 林建国

鬼在本质上是死不了的。如果资本主义真如传闻中是置共产主义于死地的魔鬼终结者，那么也就促成了共产主义的魂在论。于是几乎毫无例外，马华文学几篇重要的追忆和思考境内共产主义武装革命的小说，都和死亡有关，都围绕在幽灵、遗骸和丧葬各个母题上。

台湾

人徐仁修 1985 年冬天飞到
终年是夏的沙巴州亚庇，前

来接机的是个叫林瀚的华人；其人亦正亦邪、恩怨分明，厮混在黑白两道之间，一出场便让徐仁修题为《赤道无风》的北婆罗洲“蛮荒探险文学”

①有意料不到的转折。林瀚的职业是替华人捡骨造风水，外兼其他奇怪的副业，接了徐仁修飞机隔天，便为道上一件摆不平的事件，在海边跟几个白粉仔打架。徐仁修开车载他突围，再经一番波折之后写道：

经过这一场追逐后，林瀚对我也不再保留那么多了，我才知道这家伙是出生在砂朥越的客家人，年轻时当过混混，后来在 1960 年代砂朥越欲摆脱大马而独立时，加入了游击队，在丛林里与长屋诸族来往亲密，后来在一场围攻中突围后，潜逃到沙巴，改名换姓，混迹江湖。②

林瀚的身世虽然和森林有关，却不是徐仁修此行到东马“探险”的目的。他的目标简单得多：一是去看红毛猩猩，二是探访原住民的长屋。这样的“探险”理由继承了一两百年来白人在非洲的殖民余绪，不是为了搜刮便是为着猎奇。徐仁修一身白人老爷的猎人装扮③，外背几部猎奇用的照相机④，并未对林瀚这种“文明”人产生很大的兴趣。“文明”在徐仁



修书中是个负面字眼，让他一路上慨叹长屋的居民没有把“原始”的文化习俗好好留住，看来看上去似乎只剩热带雨林的生态体系最让他舒服，可以在婆罗洲大作他白人老爷的非洲梦：野性、蛮荒、探险，就算看不到“原始”的猎头族，也还有“原始”的红毛猩猩来应景。这时林瀚突从历史的森林里跳出来，似有意煞风景地暗示森林里还有另一种不明的生态，留下了白骨之类的“文明”遗物。之前机场碰面时林瀚便对徐仁修透露了玄机：“你就是变成骨头了，我也认得出，别忘了我是干什么行业的！”他的话头仿佛是：到婆罗洲来玩吗？我带你到热带雨林里去捡我死难同志的骨头。我，林瀚，徘徊于阴阳两世之间，不论从事哪种行业，革命、逃命还是算命，都和历鬼厮缠，不是流血和受伤，就是挖掘和埋葬。

一如所有的历史真象，林瀚的出现像来去无踪的游击队，如今尽管脱了队去捡死人的骨头糊口，在今天的历史后见之明里现身他同样神不知鬼不觉。既然侥幸生存，这一番改名换姓也意味历史真象有自我埋葬的成份，不可能全尸出土。任何违逆国法的亡命之徒都得如此戒慎，不论当初革命的理由多么轰轰烈烈，执意打倒大英殖民帝国再行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如果抓到，早年一律要吊死在李永平小说里的电线杆上，除了

乌鸦在附近徘徊，便不会有人前来收尸^⑤。如今林瀚从李永平的小说里脱逃，成了历史幽灵之后，从事的是另一种游击队的工作，同样要掌握地形、观察星辰、配合风水、占凶卜吉^⑥，否则一不留神，下场恐怕也会像当年革命一样死无葬身之地，再次打成孤魂野鬼。如果阴间已经如此凶险，手上握住枪杆还不能保证幸福到来，他们就不能假设阴间的道路会更好走。这时如果没有亲人出来烧些纸钱，帮忙买通冥府里的权贵和流寇，革命志士们就不再有翻身的希望。在资本主义取得空前伟大胜利的今天，他们在阴间上刀山下油锅^⑦，只有具备阴阳眼的林瀚之辈才知道其中的惨烈状况。面对着黑压压的一群死灵魂，就算不被历鬼欺身，单单是埋葬他们，也够让自己活像历史的幽灵，空洞而虚无。

一如所有的历史真象，林瀚身世的真伪没有人可以断定。台湾人徐仁修的历史鉴定能力半通不通，外加可能的自我检查，只把60年代冷战时期砂朥越共产组织（砂共）发动的游击热战，视为单纯是反抗马来西亚计划的独立战争^⑦。至少这是林瀚对徐仁修的说词，可见连无所不谈的林瀚也保留了关键的政治禁忌不谈。于是就算徐仁修的话可以采信，我们还是无从确定林瀚对自己的身世有没有虚饰的成份。似乎林瀚有意

撒谎的假设比较有趣，表示他把自己的政治观投射到那一片他可能没到过的婆罗洲森林，宁可希望在里面激烈地死去，也不要现在像中了降头，幽灵般地在尸骨堆里挖掘和埋葬。深藏在林瀚可能的谎言里是股绝望的政治欲望，觉得生不如死，现在不如过去，捡死人骨头不如活着如幽灵。这股欲望正抵御着另一个可能的谎言、更大的谎言，即砂共只是一群流寇，他们并不存在。这样的谎言缺乏解释效力，泄露了说谎的欲望，只让说谎变得更不可能。当然如果说谎的欲望挥之不去，也就等于历史的真象不会全尸出土。如果欲望是活人说谎的理由和秘密，大概只剩下亡灵才不会说谎；当我们在阳间大力扫荡兼整顿这些历史幽灵，只说明我们说谎的欲望何其强烈，又何其恐惧，担心那些游荡的孤魂野鬼会什么时候上身，纠缠下去。

于是在有产阶级布尔乔亚民主专政坚信已经把人民从厉鬼手中解放的今天，资本主义的计划顷刻之间陷入了狂欢的末世学。1992年法兰西·福山宣布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灵感所本便是基督教的末世论^⑧。令福山等人如此大喜若狂的事件，当然是包括苏联在内东欧共产极权国家的倒台，结果共产主义统治的终结，在他们眼中阴差阳错地成为历史的终结。背後藏着的假设是资本主义不属于历史的一部份，作为历史的目的资本主义处于历史之外；历史本身有时而尽，而资本主义可以长生不老。当然福山更离谱的假设是把资本主义社会视为基督教的天国，共产集团倒台，等于可以向子民宣布：“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神的意旨承行于地，万喜年并连本带利地兑现，人人似乎都得切腹自杀以谢资本家，活活地把历史终结。这种非关神学的诡词

梁放小说集

玛拉阿姐



《玛拉阿姐》内收六个短篇，描绘砂朥越的风土民情及其社会文化与经济的变迁；是梁放1986~1987的作品。

书名◎玛拉阿姐

文类◎小说

出版◎砂朥越华文作家协会

初版◎1989

梁放著作



辩语纯是福山的神棍修为，有意过度地解释神学来伪造他天国的产权，用以周转他末世福音的资本。这种躁狂的布道行径有其阴郁的一面，仿佛在躁郁症的两极病症之间激烈摆荡^⑨。譬如，当他必须以异乎寻常的统一口径，输送“马克思主义已死和必死”的教条，等于表示躁狂的背后是忧心忡忡，就算强词夺理，也要为资本主义的霸权强力护盘(D52, 56)。福山这种教条作法的结果，便是把历史性(historicity)从资本主义的思考中剔除(D69)，一切他以为民主政治的理型(ideal)已经实现一样，可以置历史性于不顾(D63—64)。福山的极右霸权论述和共产主义死硬派的思考逻辑并无两样，同样在寻求激进的手段把历史终结。如果共产主义(不仅是社会主义)完全实现的结果是一场灾难，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资本主义的彻底贯彻也是一场浩劫，因为发挥作用的是要把历史给终结的末世学。于是德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里痛批福山之馀，便坚持真正有关幸福的承诺必须是非末世学的那种(D75)。没有了末世学，资本主义便不能推翻、没必要推翻、不具备被“推翻”的条件，而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本质和效应有准确掌握的马克思主义，便不需要放弃、也不能放弃，从而把资本主义锁定在它自己的历史脉络里。这样的立场非关任何形式的左右派“折

衷”或“制衡”，而是为历史性的思考找出一条生路，斲断任何可能的末世学，包括历史终结的谬论。

这条思考出路说起来简单，也有坚强的理论为后盾，可是却面对资本主义霸权论述处处的阻挠和检查。西方主流传媒当年大力吹捧福山的末世论，所遵循便是这种霸权论述背后的帝国主义逻辑(D53)。我们知道，相同的传媒在更早的时候拥护过西方发动的波斯湾战争；那场战事只是一宗买卖，是西方枪炮外交的延伸，目的在维护欧美国家一两百年来的传统经济利益，和所谓的国际正义无关。西方传媒担负了统战宣传部的工作，把任何可能矮化这场战争的说词(例如经济利益的维护)排除或粉饰。集中精力斗臭在白人资本家头上动土的伊拉克当然可以激励三军士气，把来自不同阶级的军人统一在表面上人人平等的爱国主义之下，让他们为欧美资本家卖命或送命。可以想见，马克思定义下的“阶级”概念是西方传媒禁忌的字眼，可是阶级问题(特别在美国)毕竟太明显了，主流传媒对“阶级”一词的用法乃有细腻的控制，设法防止把马克思从后门引进来^⑩。于是尽管西方传媒和主流论述都和福山一样，大力宣布马克思主义已死、共产主义已死，他们仍然止不住害怕这些在他们眼中已经失败和破产的政治主张，担心这些已经埋葬和腐烂



的尸骨会随时复活，像幽灵一般归来，徘徊不去。于是德希达会说整个资本主义计划躁郁的背后，是一场赶鬼的法事，反讽地应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开场名言：共产主义的幽灵蛊惑着欧洲，所有旧欧洲的势力都组成圣战联盟，合力赶鬼¹¹。今天整个资本主义的计划仍然是这样一个降神会(D99—100)，解释了资本主义变得霸权和极权的由来(D105)。

面对 着这种死灵魂的恐惧，资本主义的末世论开始在狂欢和抑郁之间失调，并发展出一长串错乱的论证来面对共产主义。这个论证是这样进行的：

1. 共产主义已死，我们大家可以不再害怕；
2. 共产主义已经变成鬼，我们不必害怕；
3. 再说鬼并不存在，我们没有害怕的道理；
4. 对于这个不存在的鬼，我们跟它唯一的的关系是害怕或者不害怕；
5. 因为我们仍然害怕，仍然在肯定这个关系，所以鬼非存在不可。

结论是鬼存在，鬼也不存在；翻译过来，意思也就是共产主义死了，所以我们对它不恐惧，于是我们也很恐惧。福山用来开降神会的末世学，面对这般局面

似乎不太有办法，所以变得极为宗教性的躁狂。当整个资本主义体制变成一个人人都得参加的降神会，表示处处有鬼，人人皆可是鬼，不用点非常手段，便不能扫荡牛鬼蛇神，彻底伏魔。可是就算这种资本主义的极权统治行得通，鬼在本质上是死不了的(D99)；当资本主义把共产主义打成鬼魅，只是叫它冤魂不散，四处游荡。这种鬼魅的本质已经超出海德格存在论(ontology)¹²所能掌握的范畴，因为如德希达所言，幽灵(*das Gespenst; the spectre*)并非此在(*Dasein*) (D100)，亦非存在者(*das Seiende; the being*)，我们不能从幽灵那里捕捉存在(*Sein; Being*)。德希达于是特为幽灵的“存在”杜撰一个新的范畴，叫“魂在论”(hauntology)¹³，因为幽灵的本质是蛊惑、纠缠、徘徊不去(*hanter; to haunt*)。如果资本主义真如传闻中是置共产主义于死地的魔鬼终结者，那么也就促成了共产主义的魂在论。反讽的是，福山之流的资本主义论述并没掌握到这种魂在论的本质，神经兮兮之余，乃受《共产党宣言》开场白先见之明的嘲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逻辑，包括其论述逻辑上的漏洞，早就写在各种马克思主义的文献里。

我们在此无法赘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洞见，篇幅上和能力上也不能处理一个多世纪以来，环绕着



马克思主义而写的各种臧否文字。眼前比较有意义的是循着德希达勾勒出来的魂在论理路，指出马克思主义如何与资本主义论述一样也沦为末世学，分享同一个结构性的盲点。我们大体上知道共产革命的目的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却恐怕不晓得这也是激进的计划要把商品消灭，成就另一宗赶鬼的法事。这点要从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野说起。德希达首先觉得，这个分野并不如马克思本人所想的简单，其中并有闹鬼的成分。譬如一张桌子所谓的“使用价值”，其实不断被桌子本身的商品性格(交换价值)蛊惑(D151)，使得这张桌子的第一个“使用价值”竟然是它的“交换价值”(D161)。用形上学的话说，使用价值出自这张桌子的物自身(*das Ding an sich*，常译成“自在之物”)，桌子本身并处于其现象中的现象性(*the phenomenality of its phenomenon*)(D149)。也即是说，对马克思“使用价值”并没有任何神秘的成分(D149)；然而如果真的如此，德希达说市场和交换价值的存在便被遗忘(D150)。当然马克思是知道商品一点也不简单，有自身的魔力，例如当一张桌子成为商品，它就是一个感官性的超感官性的物(*ein sinnlich übersinnliches Ding; a sensuous supersensible thing*)(D150)。《资本论》的中译是：“一个可感觉又

超感觉的物”¹⁴，严格说翻译上有误差。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这张成为商品的桌子只是个“超感官性的物”(这点中译没交代清楚)，尽管这“超感官性”可以被感官感觉。商品既然只存在于“超感官性”的范畴，那么根据德希达，商品便得如鬼魅一般存在或“魂在”。既然此“物”处在这个范畴，我们若把“物”在德国唯心哲学中的语意重量考虑在内，那么“商品便是不具备现象面的‘物’”(D150)¹⁵，或者“商品将如鬼魅般蛊惑物自身，商品的幽灵并在使用价值里运作”(D151)。如果使用价值可以成立，等于商品的交换价值先于使用价值而存在，将之“污染”，参与了“使用价值”这个概念的建立(D160—61)。德希达这番解构努力使他发现，使用价值不能只局限在存在论的层面来理解，这等于说只有存在论并不足够。既然蛊惑先于存在，我们一些基本的存在论概念如存在与时间，都必须从魂在论开始思考(D161)。

当马克思的理论是建立在一个对交换价值和商品性质的批判上，着力于驱除商品的魔力，那么德希达便认为马克思——

有意把他的批判或对幽灵拟像(*spectral simulacrum*)的驱邪[工作]建立在一套存在论上。这是一套——批判性的，可也是前于解构性的——有关在



场(presence)的存在论，并把在场〔本身〕视为实际现实和客观性。这套批判性的存在论旨在展开各种可能性，如驱散魅影〔……〕将魅影作为主体的表象意识而驱除，并把这个表象(representation)带回到劳动、生产和交换的世界里、化约到它自己的条件上。(D170)。

对马克思来说，作法就是改变资产阶级的经济生产模式，因为这模式不生产别的，只生产商品。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即写道：

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方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¹⁶

换言之，马克思要用他的存在论来对抗商品的超感官性、商品的魂在论(D161)，并期待妖术、鬼怪和商品市场会同时消失(D164)。马克思的驱邪术乃构成共产主义“解放末世学”(D90)的

内容，并等待一个没有“魔法妖术”的美丽新世界降临，也惟其如此才能阻止人对人的剥削，去除幸福的障碍。

今天我们至少有两个不无关连的历史后见之明。一是哈伯玛斯论马克思主义时所提出的疑问：“难道我们真的就不可能出现一个幸福没有发生、愿望没有实现的解放？一如压迫就算没有被扬弃(Aufhebung)，一个相对而言高水准的生活还是可能的一样？”留意哈伯玛斯谨慎的措词，他并没有说高水准的生活就和幸福等同，也没有说压迫没有去除，幸福还是可能。他甚至为他的问题加上一个但书，说它不是一个完全没有陷阱的问题，可是提出来也并非毫无意义¹⁷。哈伯玛斯不断使用双重否定的修辞(“难道不可能出现一个……没有……?”)，表示他极其小心，警觉到这问题为自己设下的陷阱，也就避开了福山式的躁狂和抑郁，对马克思主义的终

《暖灰》是梁放的第一本散文集。

书名◎暖灰
 文类◎散文
 出版◎砂胜越华文作家协会
 初版◎1987
 再版◎1991

梁放著作



极关怀始有较为公平的评价。另一个历史后见之明远较负面，出自德希达。他说马克思以降的欧洲政治史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驱邪阵营惨无人道的战争，前者大力驱除商品的蛊惑妖力，后者在今天的后冷战时期仍在赶鬼，欲驱共产主义的邪，以致双方都变得极权，不时以各种恐怖手段相互恐吓（D105）。我们实际上并未脱离这么一个荒谬的历史情境，还在存在论和魂在论之间纠缠。在今天历史的后见之明里，我们已不轻易提起哈伯玛斯所谈到幸福，至少不相信共产主义的解放可以承诺幸福，然而也没有相信福山式的驱邪法事就是幸福。如果共产主义不可能存在，德希达说那是因为它是个幽灵，只有魂在论的本质（D175）。如此当我们重新看待马克思的理论遗产（一个不放弃实现“幸福”的政治理论），只能有别于马克思而采魂在论的角度，而非（福山或马克思的）末世学，来面对冥界里的具体存在，因为正是在那里留给我们一些前人思考幸福的蛛丝马迹。这个工作还没有结束，相关思考的成败正系于我们和冥界的关系、我们召魂和通灵的能力。

于是 几乎毫无例外，马华文学几篇重要的追忆和思考境内共产主义武装革命的小说，都和死亡有关，都围绕在幽灵、遗骸和丧葬各个母

题上¹⁸。如果有适切的“通灵”能力，我们从这些小说中“召”到的“魂”将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期，直切政治和文学最根本的关系，甚至重新厘定这个关系。几位小说作者中，梁放的风格和写实主义最为接近，写实主义通常最着力的人际关系到了梁放手里，突然被令人畏惧的国法裁决，变成了人鬼关系，使得梁放所着力的历史场景，暗暗藏着希腊悲剧的力道，又带着几分现代主义式的孤绝。或许从这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一谈马华小说里现代主义另一种没人提过的起源，如何从写实主义过渡，以及如何必须如此过渡。然而本文的关怀不在诠释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美学风格上的落差，而在处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解释政治的在场如何促成美学的诞生。回到古希腊，首先可让我们面对“政治”（politics）一词的希腊文字源（“城邦”，polis），向古希腊追溯我们今天所有对政治的理解；对于古希腊的先哲，政治也可以是悲剧的起源，并在悲剧里（美学里）逼迫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和政治的所有关系。

就阅读所及，梁放两篇分别写于1986年和1987年的“湮没”系列〈锌片屋顶上的月光〉和〈一屏锦重重的牵牛花〉¹⁹，是他“回忆”砂共往事最重要的小说。两个姐妹篇前后呼应，题目同样隐藏着杀机。“月光”指小学老师



们被代表国法的军人处决的晚上，软禁在校园里的叙述者（还是一名小学生），被机枪惊醒后所看到的窗外“疮浓般的月色”（页77）。至于另一篇的“牵牛花”则长在围困着徐家的围篱上，徐家当年暗中支援和掩护游击队（页84），军方乃在徐家四周围上长着刺铁筋的围篱将他们隔绝，只留下一个出口，现在还没拆除，反而长满了牵牛花（页88-89）。不论是月光还是牵牛花，都是活人的记忆，他们活在严厉的国法这头，对这些记忆仍然没有可以释怀的解释。当亲人已被黑白分明的国法迅速地裁决和处决，活人仍在疑惑，仍尝试理解真正的公理和正义的问题是不是应该就这么了结。显然在他们心中，国法的决断再有说服力，也还不能取代人情的事理。与其说梁放要质疑国法的“恩威”，不如说国法被他看出还不是道德的最高纲领，而是另有一套公义法则处于国法之上。人和国法的关系到了梁放手里，也就不能不变成一个紧张的道德关系。

于是当活人在问着一连串的为什么，他们也在问被处决了的亲人，当初为什么竟和国法起冲突，而且似乎好人都必须在这样的冲突中死去。《牵牛花》一篇的主角徐伯母，便是这样追怀她参加游击队而被格杀的儿子徐子捷：

子捷与她之间，培育了他们生活中

最基本的信念，那就是对丑恶的唾弃，对美好的要求。这么些年来，徐伯母还一直坚守不渝。（页83）

她于是无法对钟可为的际遇感到释怀。钟可为是子捷从前在森林里的医师“同志”，为人精明干练，如今存活之后改了姓名叫伍盛（页88），刚刚当选议员（页103）。小说这样写道：

徐伯母与伍盛，在同一个时代里，他们曾携手斗争过。今天，政势是怎么一回事了？由以往的激进到温和，再由温和到向另一面伸展，徐伯母自觉自己离得大夥儿越来越远了。（页103）

可能觉得这个批判过于严厉，徐伯母稍后自我安慰说：“斗志，伍盛还是一样有的，只是已改变了方向而已”（页103）。可是批判已经造成，对伍盛的批判也隐然是对国法的批判，因为国法容不了子捷，却容得下伍盛。小说稍早时写出了伍盛的死硬派性格，在村里搞读书小组时，极力反对组员“搞男女关系，忘了使命，忘了任务，忘了理想”，并一口否定别人爱看的书籍，说它们是灰色的（页90—91）。伍盛这种鹰派形象，和同属游击队的徐子捷恰好是强烈的对照，使小说里亲情与爱情的母题只能围绕着后者发展（例如页99—100徐子捷触雷炸伤之后，从森林里偷偷回来探望襁褓中的女儿晓云）。如果在这情形下国法只容得下伍盛，对徐子捷作了不



能再严厉的裁决，那么国法所裁决的便还包括亲情和爱情。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和国法的冲突是不是有它的必然性？若是，这必然性又告诉了我们有关国法些什么？我们必须理解，正是因为国法的行为逻辑有其可辩护之处（详后），才使这些疑惑成为困难的问题。〈月光〉一篇叙述者“我”不断追问他善良的小学老师刘桂叶何以必须死去，正是同样困难的问题。

可能避免踩到政治地雷，梁放的小说并未正面处理砂共的意识形态：既然连“政府”、“砂共”的称谓都没使用，小说也就不志在交代砂共越共产武装革命的历史原由。这样的情形下，人民记忆²⁴本身即成为问题，并以阙如的方式成为问题，使我们怀疑在场的到底是历史现实，还是我们熟知的官方说法。更复杂的是，小说理置身其中的“人民”个个都有意压抑自己的记忆，例如梁放〈月光〉一篇里的各个人物就说了不只一次没有人要提起这些往事（页79），就算要说也“不知从何说起”（页80）。他们甚至很世故地对小说叙述者说：“人都死了，还提她做什么？”（页79）。但是小说家梁放还是提起了他的记忆，刻意绕过不谈砂共革命的理由，反而意外地让他切入哈伯玛斯的后见之明，正面地质问幸福是什么。他要“提起往事”，真正的理由似乎也就在这里。一旦牵涉

幸福，任何提出来的问题都变得残酷，不轻易放过出现在历史场景里的任何一方，包括砂共在内。如果梁放对砂共的革命也有他严厉的质疑，那是因为他背负了哈伯玛斯的怀疑，而非天真地倒向福山以为幸福已经到来。梁放仿佛也深深了解，当资产阶级国法完全挫败了砂共以武装革命追求幸福的努力，这套国法不论愿不愿意，便在伦理上要承担砂共这个对幸福的承诺。我们今天回头只在梁放的小说里看到国法的严厉，幸福与否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当然在历史的后见之明里我们也可以想像，当年如果砂共革命成功，我们面对的只怕是更为严重的灾难，理由是这场革命——一如任何共产主义的末世学——承担了太多幸福的承诺。这种政治上的后见之明，使我们对幸福有更审慎的理解，却不动摇我们对幸福的信念；梁放的小说绕过砂共的政治意识形态不谈，反而有他独到的政治理由。

〈月光〉一篇正有意让我们看清楚过度严厉的国法发挥效应之后，我们到底还剩下什么。一场大浩劫让曾经走进森林去的人重新评价当年“斗争”的目的，让他们思考当年是否遗漏了什么最重要的考量，梁放并从这里作了他含蓄而细腻的批判。整篇小说是一个寻找基地的故事：小说叙述者“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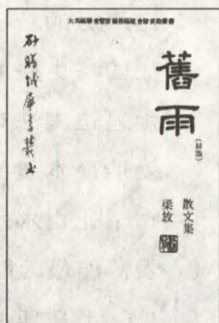


(振达)回到乡下的小学母校教书，遇到转行成为商人的秦老师，向他追问刘(桂叶)老师当年被政府军人格杀的真正原因，并有意寻找她的墓地。因为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加上是乱葬，没有家人敢来收尸甚或移灵，所以今天校园里仍然鬼气缭绕(页70)。振达和秦老师是两个被亡魂蛊惑的男人，寻找刘老师被乱葬之地也等于去挖掘事情的真相。对秦老师，整个搜寻过程尤其让他痛苦：他和刘老师当年是同事也是情人，她反对他加入游击队，可是校园被军方围剿时，她却因他而死，该死的人未死，不该死的却死去。如今没有墓地可以凭吊，本身已是残忍的事，找到墓地也同样残忍，因为亡魂未被抚慰，恐怕再也不能抚慰。“我”的出现对秦老师而言有如记忆的鬼魂，到处游走；在刘老师葬身地，他即被伫立他背后的“我”吓了一跳，“一时间以为是什么鬼魂出现”(页80)。刘老师遭乱葬的河边自然景观已

经改变，所能辨识的是一株长在那里只开花而不结果的芒果树，一年开一次“一树砖红色的花朵”(页80)，就是不知是谁种的(页68)。有小说阅读经验的人都知道，芒果树是小说作者梁放种的，就像夏瑜坟上的花环是鲁迅亲自放上去的一样^{②1}。因为这样一个动作——写小说有如织花环，小说作者不免也成为小说中的一个历史幽灵。

我们要问：小说作者何以要选择这样一种存在——或更确切说，魂在？刘老师之死何以有那么大的力道令小说作者作出这种伦理选择？显然刘老师的行为有令人不解的地方，谜一般地困惑所有的生者，成为小说中叙述者追究历史的原动力，也是小说作者写作这篇小说的理由。为着解开这个谜，叙述者“我”乃要秦老师解答他的问题：剿共军人到校搜索的那个晚上，刘老师“为什么要逃呢？”(页72—73)。她不是游

《旧雨》所收散文 28 篇，记的是作者故人旧事。梁放自言此书是他个人创作十年“回顾与前瞻的引子”。



书名◎旧雨
 文类◎散文
 出版◎砂胜越华文作家协会
 初版◎1991
 再版◎1993

梁放著作



击队员，却跟其他可能也是无辜的老师们被“正法”，尸首第二天摆在码头，只用草席盖上(页77)。旁边有人说道：“打到山猪”，而“那是那个时代的术语”(页78)，事实上也是那个时代的犬儒，反映的也是对国法的嘲讽，因为军人是在校园里而非山里打到“山猪”。可是刘老师被击杀的理由还是没有解决，尤当她和秦老师是站在相反的立场，反对他参加政治活动，更遑论加入游击队(页71)。然而刘老师还是容忍下来，在秦老师躲在森林里革命的期间，仍像妻子一样为他洗衣服(页74)：一个未过门的二十岁美丽女孩(页69)，这时已经苍老得把他当自己的男人看待。显然有关幸福的定义，这对恋人也是站在相反的立场：对前者爱情才是幸福的保证，对于后者幸福系于政治斗争的成败。因为这样的差异，秦老师必须离开自己的恋人，让刘老师在原地死守，护住仿佛已被她恋人遗弃的爱情。就算未被遗弃，这桩爱情也不知可以守到什么时候，这点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已经拥有“永远”有爱情，因为守候而完整，也因守候而虚无，她什么改变都不能做，也不愿意做，包括妥协。不幸在国法的眼中这是不能容忍的；为着这桩爱情，她正等着最可怕的裁决到来。

我们可以想像事情可有几种发展的可能，至少刘老师应该有其他的选择，

让她保住自己的性命。例如她可以出卖、撒谎、合作、谈判、以时间换取空间，做出只要是人都可以做出的事情，成不成功是一回事。然而她似乎连尝试也没有。可能在她眼中，任何让步的尝试都将危害到秦老师，都是对她幸福的条件妥协。她恐怕也理解爱情本身非常脆弱，只有靠人的坚强才有办法保护。在严厉的国法面前，她处于一个艰难而又不可能的伦理位置——艰难，因为她没有什么可以妥协；不是不愿意妥协，而是爱情和幸福没有可以妥协的地方和条件，不属于妥协的范畴。这说明刘老师不懂得政治为何物，因为政治讲究妥协的方法和技术，连那群在森林里斗争的人也没有不明白这层道理。既然没有什么可以妥协，刘老师的处境就比任何人都困难，同时也回答了“我”的问题：军人来的那天晚上，她为什么要逃。答案是在国法和爱情之间她无处可去，对自己所坚守的也不可能解释清楚；如果可以妥协的话，她就不用逃了。于是就

算国法无意，她的抉择仍然逼使国法做出严厉的裁决；如果国法残暴，那么她比国法更残暴、更刚愎、也更绝情，是她逼迫国法对她动手。在这一刻，她把爱情最本质的意义释放出来：那就是死亡；死亡永远躲在爱情最深处，等着把爱情作最为彻底的实现。

于是任何对幸福有所坚持的人，都



会被迫逾越人所订下的一切纲常，包括国法，进入一个由死亡管辖的界域而魂在。政治属于生之界域，幸福并不能完全在那里得到保证。我们前面引过的那段哈伯玛斯对幸福极其谨慎的说词，便在呈显政治如果可以保证幸福的反讽，我们并从而理解何以德希达要建立一套魂在论，来挽救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计划。如果共产主义的武装革命，可以理解为一个实现幸福的激进政治手段，等于把幸福的计划降格到政治的层面，结果因为革命变成了末世学，幸福反而从那里逃逸。这种停留在政治层面的革命，乃和敌对的资产阶级国法成为共谋，合力“做掉”了刘老师，一齐背叛了她。而她是唯一没有背叛任何一方的人：面对国法她只是不能解释她对幸福的坚持，面对加入砂共的情人她不愿意出卖。表面上是国法对她加害，事实上她对幸福坚持的方式，也不是砂共所能理解，至少不是她的情人所能理解，她也就没有实际的革命用途，她被国法加害实际上是符合“革命”阵营的利益。当双方都没有尝试保护过她，任何实际的政治抗衡，如国法和革命阵营之间的热战，也就很知趣地不再去想任何跟幸福有关的问题。生之界域开始和幸福不太有关系，一切在政治斗争里存活的人都反讽地成为幸福的叛徒。这句话并不意味我们通通得去死，得放弃任何政治

上的努力，或者得召唤哪一种形式的末世学；恰好相反，如果以为我们现在存活就是幸福的在场，可以像福山一样狂妄地夸饰历史已经终结，等于邀来立即的灾难，召唤躁郁的末世学把我们覆没。这种躁郁行径并不能叫做幸福。

于是当〈月光〉里的两个男人在劫后懂得哀伤，表示他们警觉到刘老师的魂在，开始隐约地领悟幸福真正指的是什么。当“我”不断追问刘老师“为什么要逃”，当两个男人多年后执意要找到刘老师被乱葬之地，表示他们在尝试捕捉政治所不能承诺的幸福，并且似乎有意期待他们也能拥有相同的幸福可以守候。一个没人有把握的问题是：如果他们拥有刘老师当年的“机会”去坚守自己的幸福，他们守不守得下去？他们会不会出卖自己的战友，顾左右而言他？这问题牵涉到两性之间一个极为关键的差异，容后申论。眼前梁放是毫不犹豫地展示他的道德立场：任何生者都必须有生者的愧疚；生存不是坏事也非羞耻，可是能够生存表示我们具备刘老师所缺乏的“人性”，愿意对幸福的问题让步，容许自己的爱情打折，有时也很愿意安慰自己很幸福。〈月光〉里的秦老师，前砂共游击队员，曾经以实现人民的幸福为己任，最后竟然以无力保护刘老师为终身愧疚，看着她因为守候他们的爱情而死。武装革命的失败反而容



许他有机会更亲近幸福的课题，一些革命本身无法触及的课题。或许他也应该死去，但是存活可以让他不必全然否定革命的理由，一如他可以不必否定任何政治上的努力，当然可以否定的部分——刘老师之死——将让他永远愧疚。而那是和幸福有关的生之愧疚。

在一个复杂的政治场景里，**在这**还没被解释清楚的是国法的本质。如果我们之前对国法的描述稍嫌负面，那是因为它也有不可妥协的性格。我们必须回到古希腊去思考这么一种国法的本质，透过索福克勒斯首演于公元前411年，前于亚理斯多德的悲剧《安蒂刚妮》，以解释何以国法的威权操作很容易引来悲剧²²。法国精神分析大师拉康解读《安蒂刚妮》时即说，一个就算公认是公平的律法，运作起来并不简单，仍然会引爆各种冲突²³。他指的是剧中继承伊迪帕斯王位的王舅克里恩，订下了严厉的国法禁止任何人，包括安蒂刚妮，安葬她战死的亲兄弟波里尼吉斯，造成国王和安蒂刚妮之间致命的对抗。之前底比斯王城发生内战，波里尼吉斯向克里恩和俄多克里斯(安蒂刚妮另一个亲兄弟)组成的联军宣战，两兄弟都阵亡后，克里恩只为俄多克里斯举行盛大的国葬，唯独敌对的波里尼吉斯在国法的淫威下，尸首遭弃城门任禽犬

吞食，并由驻军留守防止有人出面安葬。只有安蒂刚妮一人敢于违抗克里恩的御令，坚持遵守位阶更高的神祉的法律²⁴，站在血亲角度为国法眼中的叛徒波里尼吉斯入殓。然而安蒂刚妮区一个弱女子真正能做的，只是在她兄弟的遗体上撒上薄薄一层土，实际上并无力安葬，然而这还是触犯了国法的禁忌。古希腊的观众，一如任何时代的人民，立即陷入了道德上的两难：他们同情安蒂刚妮，但是也知道当国家处在危机的时刻，克里恩的“御令”必须是人民的共识并且受到他们的拥护，因为人民对元首的效忠是国家存亡的关键²⁵。一旦这效忠的象征动作遭受违抗，整个群体的福祉便受威胁。换言之，按拉康的解释，克里恩国王肩负了全国人民的福祉重任，代表的是全然而普遍的善(L258)。克里恩所犯的判断错误是以为他这个建立在善之上、以善为目的的国家，可以没有效力范围，可以藐视安蒂刚妮所护着的安葬血亲的不成文法、神祉之法²⁶。一旦善本身(克里恩的国法)无限扩张，统筹一切，悲剧便不能不发生(L259)。

几乎不出古希腊人民的意外，克里恩国王立即如预言所示遭受了神祉的报复。首先安蒂刚妮在黑牢里自杀，克里恩之子汉蒙，安蒂刚妮的未婚夫婿，刺杀父王不成也自杀；王后受不了爱子去



世的刺激，也以一死来违抗克里恩。尽管克里恩的残暴引发了一连串的悲剧，我们还是不能忘记，一如拉康所说，在国王和安蒂刚妮之间，只有国王才具备“人性”，他就算是个暴君，他所作所为却全都可以从人的角度去预期和解释(L267)。真正没有人性的是安蒂刚妮，因为她失去惧怕的能力，面对严厉的国法无动于衷，这种逾越了人性藩篱的行为和精神，使她成为一个谜，无法从人性的角度去理解(L263)。拉康不只说她不是人，还说她是罪犯的守护人(L283)。我们知道安蒂刚妮是伊迪帕斯的女儿兼妹妹，伊迪帕斯在不知情下娶了自己的母亲为妻，犯了乱伦大罪，生下了安蒂刚妮等四个兄弟姐妹，遭了神咒，全家相继死于非命。当安蒂刚妮执意要以神祉之法安顿“血亲”的遗体，等于再次冒犯人伦之法，就算她不是罪犯，也是罪犯的帮凶，延续了她家族违逆伦常的“传统”(L283)。她实际所延续的是对一

切法的藐视，包括国法，使她以这种不知死亡为何物的残暴僭越了国法。拉康说安蒂刚妮之美便是这种神咒式的残暴²⁷；随之而来的反抗精神，也就不属于人或人性的层面(L286)。她的所谓残暴，便不是我们常识里只要是人都做得出来的残暴(如各种杀人放火的罪行)，而只能置于一切善的范畴之外、作为一切善的外在对应来思考。

拉康的阅读有意阐明乱伦禁忌在精神分析里的理论地位，我们得徵引更多精神分析的理论脉络才能把他的阅读作周全的辩护。拉康有意要作的还包括解释两性之间的伦理差异，他后来对性别差异更为深入的理解，可以回溯到此处他对《安蒂刚妮》一剧的分析阅读，在此不能详论²⁸。于是当他说安蒂刚妮就是“美”本身(L286)，有别于“善”，他的意思便超出我们一般常识里(以及陈腔滥调里)所言的“女性美”，因为安蒂刚

《读书天》收录 37 篇散文，是梁放留学苏格兰的生活记录。



书名◎读书天
 文类◎散文
 出版◎砂撈越華文作家協會
 初版◎1993

梁放著作



妮之“美”的谜样性质，是以超出人界的残暴为内容。我们知道，单从两性生理上的差异从来就不足以解释两性之间的各种差异²⁹，特别是两性间不同的伦理态度，所以拉康才有“善”“美”对质之议：在一端是父权制度，包括国法，在另一端是安蒂刚妮。梁放〈月光〉一篇里的两个男人，便对刘老师临死不屈的态度大惑不解，反映在叙述者的问题里便是“她为什么要逃”。国法当然不能忍受有人比它更坚持、更“残暴”，于是毫不犹豫地展开报复。报复并未止就地正法，更在曝晒“罪犯”的尸首：“那些死尸，摆放了一天一夜，招引漫天飞翔的苍蝇，终于给全埋在同一个大坑里，就在河口那个地方……”（页78）。而我们知道刘老师的“残暴”是为了爱情，一如拉康所引安蒂刚妮的话：“我生而为爱，不是恨”（L263）³⁰。她一旦如此坚持，便注定也要为爱而死。

当〈月光〉里两个困惑的男人回去寻找刘老师被乱葬之地，他们所理解的恐怕还不是这么一回事；无论他们如何亲近她的魂在，她在他们心目中大概永远只是个谜。他们可能也只停留在政治的层面去理解整个事件：即一个后殖民的资产阶级国法，将毫不留情地对付任何以行动——甚至只是言论——企图动摇资本主义基本假设的人，于是对付革

命份子及其同路人，就可能比对付银行抢匪更为残忍。至少抢匪被格杀或处决之后，让家人出面收尸还不致造成对国法的威胁。至于革命份子的情况就不一样；在国法眼中，他们单单死掉可能还太便宜，他们还得死得很难看，死后上刀山也好、下油锅也好，就是不能翻身。那些革命的人如果死后有知，便须理解他们生前“斗争”的真正目的并不在推翻什么资本主义，也无意违逆代表一切善的国法，他们的死才具备安蒂刚妮的悲剧性格。这绝不是政治性的理解，甚至也是违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可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同时看到资产阶级国法对付其敌人时的残酷，这种残酷如果不是出于无知，便出于无法容忍任何不把政治放在眼里的对幸福的坚持。资产阶级国法真正害怕的是这种坚持；要对付那些拿起武器来叛乱的人反而容易得多。如果秦老师，前游击队员，觉得国法只在惩戒他，误杀刘老师让他们两人人鬼替换，他便等于错过关键的幸福问题，让他所代表的共产主义武装革命变得毫无意义。如果容许我们把前面提过的性别差异放进此处的脉络讨论，则秦老师在刘老师“墓地”上的愧疚，是国法所容许的那种，是在父权的掌控之下；既然是政治性的愧疚，它就相当妥协，没有什么反抗的力道。

梁放 另一篇“湮没”系列小说
〈一屏锦重重的牵牛花〉，便

着墨在主人翁刘丽珠追怀亲人之死时毫不妥协的反抗。〈牵牛花〉是〈月光〉的姐妹篇，意思是如果〈月光〉里的刘老师有幸不死，她就会活如〈牵牛花〉里的刘丽珠，和国法的困难关系将会继续僵持。如果我们只采取政治角度把〈牵牛花〉读成政治小说，全篇便将失去政治小说的力道，我们会把刘丽珠在追思里的坚持视为一个谜。表面上她只是在追怀过世了的姐姐丽珍和姐夫徐子捷，然而事情并未如此单纯。这对夫妻当年相继加入砂共游击队，被官方的剿共部队击毙后乱葬在一个大坑洞，最近政府铺新马路，将从乱葬坑上切过(页94)。小说开头时，年届中年的丽珠远自诗巫搭船到古晋，探访子捷的母亲徐伯母，因为当天丽珠的外甥女徐晓云将从英国留学归国^①。两人言谈之间围绕着的仍然是当年的事件，徐伯母放心不下那个乱葬坑没人祭拜，也不能确定当年丽珍和子捷“是不是死得很难看”(页95)。丽珠的回答是：“不会，像睡觉一样”(页96)，然而在她的记忆里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男的仰躺着，向外垂的一只袖子，乾硬了的血浆也撑不起原是虚空的内容。那个女的，头侧向一边，脸色白得透明，长而曲卷的睫毛下，那半闭着的

双眼，潺潺不停地流了两道鲜红的血水。(页95—96)

死去的丽珍像还在流着眼泪地流血，这样的描写完全不是违逆国法的叛徒丑陋的死状，也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志士牺牲后的英勇形象。梁放压得非常低调的笔触，写的毋宁是丽珠沉静异常的哀伤情绪，如果她没有过人的刚毅，当年绝不可能直视被国法击杀的姐姐和姐夫遗体，并在多年以后把细节记得那么清楚。那年她只有十四岁(页89)，尸体放在卡车上游行示众回来以后，是那个一直盯梢着她的中年情治人员趋前问她：“要不要看一看？”(页95)。这是国法的偷窥欲望；情治人员和少女丽珠的关系一直是“看”的关系。姐姐和姐夫走进森林以后，几个男性情治人员便曾经把她衣服剥光，轻佻地把她“换下的衣服，里里外外看了又看”，以看她有没有夹带信件(页92)。随后便将她软禁(页93)。情治人员所没理解的是，她为姐姐和姐夫带过的都只是情书和信物，曾经被她偷偷拆开来看，风花雪月的令她看不懂(页92)。姐姐还透过她送给姐夫一盒密封的“留了大半年才剪下的长指甲”，让她赫然发现为了爱情，“姐姐原来也有神经失常的时候”(页93)。这样的“信物”是不祥的征兆，因为姐姐既然以自己的身体发肤为信物，她和姐夫后来当然也可以用自己的



遗骸当做给丽珠的“信物”。正是这样的信物和情书构成她怀念姐姐和姐夫的最重要理由，使他们的爱情和死亡成为她精神价值的全部。于是来到徐伯母那里，丽珠完全忘记自己的丈夫和小孩(页86)，不再提起，只一迳沉湎在她对姐姐和姐夫的怀念里。事实上她追怀的是他们的爱情，在她心中的份量永远超出自己的丈夫和小孩。于是当新马路行将铺过乱葬坑，对丽珠而言车辆“就要从姐夫姐姐的胸口辗过”，“仿佛车辆辗过的是她自己的胸口”(页96)。在这里我们看到国法的无限扩张，蹂踏着丽珠心目中比丈夫孩子还重要的幸福的化身。然而这化身现在只有恒常的魂在，像历史本身一样悠悠不绝。于是就算丽珠无意，她和国法之间已经势不两立；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妥协，因为令她刚毅的精神支柱、令她从少女时代开始就坚定不移的幸福的信念，现在将压在那条马路之下。这样顽强的态度让她失去畏惧的能力，面对国法她只有令旁人骇然的漠视。她如果有任何实际的对抗行为都还可以被国法打压；她现在只是失去“人性”，成为凄厉的幽灵，和那些历史游魂一起游荡，蛊惑着代表一切善的国法。令守护着忠义价值的国法最为不安的竟然是爱情，以及和爱情成为共谋的幸福。在这里梁放再次把死亡从爱情的深渊里释放，让爱与死一同划出它

们的政治位置。

然而资产阶级国法还是毫不犹豫地动手了，将这些失去人性的势力或可能的势力彻底铲除，整座和历史一样无言的婆罗洲森林也就从存在论的界域里连根拔起，剩下的只是它的魂在本质。无论如何哀伤，这座森林现在只能面对着两个没有交集的命运：一是沦为感官性的超感官性的物，在市场经济法则的操纵下，或遭砍伐来卖钱，或被开发为休闲和环保的样板，都有徐仁修之流来交易寻欢、探险作乐；另一个命运同样是落在超感官性的范畴，效用却在泄漏各种凶险的历史玄机，包括放出林瀚这类厉鬼，活活地把徐仁修之流拖进森林里去捡死人的骨头。一头栽进了这样的鬼故事里并和历史的幽灵冲犯，徐仁修的热带雨林探险叙事也就不知不觉地唱着双簧，使他有关婆罗洲森林的一种说法不得不变成两种。像主持着一桩沉重的扶乩法事，他摇摇晃晃地让神灵附体，口中喃喃吐着深奥的咒语：*Ein Gespenst geht um in Borneo——das Gespenst des Kommunismus*。那些来去无踪的游击队，开始像林瀚身世的真伪一样不能捉摸，终于在四周幽幽地魂在。他们失去人性和人气地来去自如，偶尔在历史的后见之明里现身为捡骨的风水师傅，不过是在阳世附身的惯



见伎俩。谁敢不知好歹来到这片瘴疠之地，这样的厉鬼就一定上身，就像当年埋伏在森林边缘一触即发的地雷³²。

1992年三个台湾人像命中注定，莅临徐仁修多年前被鬼魅欺身的婆罗洲森林，带头的简媃天真无邪地写道：

对于砂朥越，陈列与焦桐可能跟我一样所知有限。或许这也是旅行的一种方式，因为无知故不会从自身的局限去预设态度或观点，变成偏食的旅行者，反而转向放纵想像力，使自己恢复了童稚。³³

然后冥冥之中，似乎有第三只手让她误打误撞地写道：“对于谦虚的旅行者、渴望走入人类的记忆寻思从原始到文明的悲怆之路，这儿像一首动人的叙事诗。”她当然不知道她谈的是砂共。于是像所有的布尔乔亚，她和其他两人尽情地消费这片山水，把它当作感官性的超感官性的物、一个被鬼魅蛊惑的物，消费这个蛊惑先于存在的鬼魅。于是直到她动笔写下她和这鬼魅一同魂在、耳鬓厮磨、相互抚弄的亲密经验，才越写越不祥，开始胡言乱语、不知所云，像碰到了脏东西，像厉鬼已经爬上身，汲汲营营于她布尔乔亚的胴体，让她口中唉唉哼哼地吐着童稚之语。只有那些双眼流着血水而惨死的人们知道，只有那些阳寿未尽的幽灵知道。∕

1997年12月修订

注释：

①徐仁修《赤道无风》(台北：大树文化，1993)，是他六部一起出齐的“蛮荒探险文学系列”中之第五部，文类定义上是一本“自然读物”(见书首〈出版序〉，无页码)。系列中其他几本分别是《月落蛮荒》(尼加拉瓜)、《季风穿林》(菲律宾)、《英雄埋名》(西瓜哇)、《巽粟边城》(金三角)和《山河好大》(中国大陆)。

②《赤道无风》，页15。本文所涉悉出该书第11—15页，除非引用的是其他地方，将不再注明页码。

③详《赤道无风》封面作者的画像(徐伟绘图)。

④书中摄影作品属于风景明信片的层级，没有什么感情上的深度。除了作为徐仁修书中文字的补助说明，别无其他用途。

⑤李永明〈黑鸦与太阳〉，载《拉子妇》(台北：华新，1976)，页80。小说写的是一群中国移民(遣)民夹在官兵和砂共游击队之间求生存的故事。

⑥按“卜吉”指丧葬。

⑦1963年9月16日，沙巴(北婆罗洲)、砂朥越和新加坡三个英国殖民地，正式加入独立刚满六年的马来亚所提议的马来西亚联合邦，隔海的印尼随即发动“粉碎”大马计划的军事对抗行动，历时两年，详Barbara Watson Andaya and Leonard Y. Andaya, *A History of Malaysia* (London: Macmillan, 1982) p. 274。当时印尼由苏卡诺的亲共政权统治，1963年初多次联同存在多年的砂共，在砂朥越境内向大英帝国发



动游击战，反对大马计划，同时寻求砂朥越的自治，详田农《森林里的斗争：砂朥越共产组织研究》（香港：东西文化事业，1990）页27—28。亦详徐仁修所纪录下的砂朥越华人对这段史实相当我族中心的“人民记忆”（《赤道无风》，页149）。按华人是砂朥越最大的族群，各砂共组织也以华人为主力，其中并包括小资产阶级，这样的斗争有多少华人民族主义的成分亦待考，田农说没得到其他族群支持确是砂共失败的原因之一（页78—84）。不过砂共组织一直要到1963年才以武力斗争为重心（页12，17）倒是有外在的因素（印尼），其武斗势力一度扶摇直上，可是两个主要事件使砂共武装势力大衰：1965年9月的印尼政变造成苏卡诺政权的倒台，从此马印两国联手剿共（页74）；另外是砂共走议会斗争路线的外围组织砂朥越人民联合党（人联党），因为各种因素产生质变，于1970年大选组成州联合政府执政后开始反共，使砂共迅速瓦解（页43—47）。目前有关砂共起伏多变的细部历史仍然不清不楚，可能和它还是政治禁忌有关。田农的叙述固然功德无量，可是属于新闻写作的范畴，原刊香港的《东西方》月刊，和学术上的政治史、思想史的史学写作还有一段距离，更遑论口述历史完整的采集。至于砂朥越人联党较完整的研究才刚在1996年出版，原为纽西兰威灵顿市维多利亚大学的博士论文：Chin Ung-ho, *Chinese Politics in Sarawak: A Study of the 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⑧ Jacques Derrida, *Specters of Marx: The State*

of the Debt, 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trans. Peggy Kamuf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60。（下文凡是引用到本书之处，将只标写页码，如页60将在正文里写成D60，不再另行加注。）这部《马克思的幽灵》原是德希达于1993年4月受邀到加州大学河边分校的演讲，主要在回应两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以及“马克思主义是否正在死亡？”他和福山的学术对决，包括对福山误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细腻的批判，是德希达对新保守主义者哲学假设的解构和清算，超出本文所能再现的格局。至于福山《历史的终结》出版于1992年：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⑨ 德希达书中征引的是佛洛伊德1917年的重要论文〈哀悼与忧郁症〉：Sigmund Freud,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Ed. and trans. James Strachey (London: Hogarth and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1953-74) Vol. 14, pp. 243-258。（下文所引佛氏论文的版本，悉出此部英译“标准本”，简称Standard Edition。）

⑩ 这种控制，有如傅柯在他的《性史导论》中所抨击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对“性”这个概念的控制。他说从十九世纪开始，性并没有正面地受到打压，人们反而受鼓励大谈性话题，其中的阴谋是他们只许从一两个有限的特定角度（如“卫生”、“健康教育”等）整齐划一地谈，



结果是谈了等于没谈，因为谈来谈去其实是握有权力的知识霸权在帮大家谈，谈的过程就是这个霸权在控制每一个人的过程，谈了比不谈还糟糕，详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Vintage, 1990) Vol. 1, p. 69。基本上这是所谓自由民主国家控制所有禁忌话题的方式，包括“阶级”的概念在内。例子俯拾即是，例如1994年《纽约时报》上一篇题为〈大输家阶级的隐现〉的专论，便开宗明义说马克思的（被剥削的）工人阶级概念已不适用，因为这个阶级现在得包括常春藤名校毕业的企管硕士，他们同样觉得工作不保，人心惶惶，和美国其他更低层从业人士的感觉没有两样。有趣的是（或者一点也不有趣），这种观察印证的恰恰是被剥削阶级的存在，以及马克思所发现的少数有产者（握有生产工具的人，包括资本）和多数无产者之间的矛盾，却被该文作者用来模糊掉这种矛盾，从严解释说传统的阶级敌人已经不存在，详 Louis Uchitelle, “The Rise of the Losing Class,” *New York Times*, 20 Nov. 1994, Natl. ed.: Sec. 4, p. 1+.

⑪这句开场名言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Ein Gespenst geht um in Europa—das Gespenst des Kommunismus]。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D99)。这段中译详马克思和恩格思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载《马克思恩格思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一卷，页250。这也是本文题记的出处，其中德

文“欧洲”(Europa)一词被换成了“婆罗洲”(Borneo)。

⑫Ontology常译成“本体论”，海德格回到它的希腊字源，把它拆开成 onto(存在)和 logos(学说)，称之为“关于存在的学说”，中译为“存在论”，海德格整部《存在与时间》便在探讨这个问题，详王庆节和陈嘉映〈附录一：关于本书一些重要译名的讨论〉，载马·海德格，《存在与时间》，王庆节和陈嘉映译(台北：久大文化与桂冠图书，1990)，页579。有关以下将提到的“此在”、“存在者”与“存在”的定义亦详同篇。

⑬留意法文 l'ontologie 和 l'hantologie 的发音几乎一样，故有“存在论”与“魂在论”(笔者杜撰)之译。

⑭卡尔·马克思《资本论》，合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一卷，页87。

⑮文中德希达的引文皆是笔者的中译。

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页93。详德希达对这段话的评述(D164)。

⑰Jürgen Habermas, “Consciousness-raising or Redemptive Criticism: The Contemporaneity of Walter Benjamin” (1972), trans. Philip Brewster and Carol Howard Buchner, *New German Critique*, 17 (1979): p. 57. 引文为笔者中译。

⑱除了前面提过的李永平《拉子妇》中的各篇小说，尤其是〈黑鸦与太阳〉(注5)，还有黄锦树两部小说集《梦与猪与黎明》(台北：九歌，1994)和《乌暗暝》(台北：九歌，1997)里



各篇，其中收于后者的〈鱼骸〉的野心最为庞大、意象最为繁复、经营也最为成功，只能另文详论。

①9 两篇小说同收于梁放《玛拉阿妲》(砂撈越华文作家协会，1989)，分别是在页67—80及页81—104。下文所引页数悉出此书，不再另行注明。

②0 “人民记忆”的概念出自傅柯，基本上和官方说法相对。详傅柯〈电影与人民记忆：《电影笔记》访傅柯〉，林宝元译，载《电影欣赏》，第44期(1990年3月)，页8—17。

②1 鲁迅〈呐喊·自序〉：“〔我〕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鲁迅全集出版社，1946年)，页11。

②2 《安蒂刚妮》在当代西方剧场上的诠释，者背了沉重的政治包袱，有过两次有名的演出。一次是1944年2月法国人让·亚努依(Jean Anouilh)在纳粹占领下的巴黎演出，当时盖世太保将打死的反抗军弃尸街头是常见的阻吓动作，《安蒂刚妮》演出时，不论是德军、通敌的还是抗敌的法国人，都各有投射、各取所需，受到三方的欢迎。另一次是1948年布莱特以贺德麟改编的《安蒂刚妮》演出，把背景设在1945年3月盟军轰炸下的柏林，藉安蒂刚妮来象征反抗希特勒的德国人民。详 Bernard Knox, “Introduction [to *Antigone*],” *Sophocles: The Three Theban Plays*, trans. Robert Fagles (New York: Quality Paperback Book Club,

1994) p. 36。本文所引 Knox 的讨论以及《安蒂刚妮》的剧中文字，都出自这个英译本。

②3 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VII. 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 1959-1960*, ed. Jacques-Alain Miller, trans., Denis Porter (New York and London: Norton, 1992), p. 243。(下文凡是引用到本书之处，将只标写页码，如页243将在正文里写成L243，不再另行加注。)

②4 留意此处指的是希腊神社，有别于希伯来传统中基督教的神。

②5 Bernard Knox, “Introduction [to *Antigone*],” p. 38。

②6 安葬血亲的“不成文和不可动摇的传统”(英译第505行，希腊原文第456行，页82)以及“神社之法”(英译第1013行，希腊原文第921行，页106)都是安蒂刚妮在剧中和克里恩对质时的用语。

②7 拉康用了很多篇幅来谈希腊文 *Até*(孽运)的概念：安蒂刚妮的“家传”命运遭到神社们无情的诅咒，命中注定地使她做出各种常人不会做的可怕行为，包括漠视克里恩国王的威胁，遂为安蒂刚妮的“残暴”(L264)。这种要命的“孽运”是个极特殊的古希腊概念，没有当代的对应，并感谢 Kalliopi Nikolopoulou 对笔者的解说。至于“美”的定义，拉康之援引康德的《判断力的批判》至为明显(L261)，在此且存而不论。

②8 拉康对性别差异的讨论，一如他对其他精神分析概念的分析，散见他所有的著述。不过他

和弟子们几篇重要的相关文字已经英译结集，详 Jacques Lacan and the école freudienne, *Feminine Sexuality*, trans. Jacqueline Rose, eds. Juliet Mitchell and Jacqueline Rose (New York and London: Norton; New York: Pantheon, 1982)。可以和拉康对《安蒂刚妮》的讨论平行阅读的拉康论，并着重在他性别理论的拉康论，可详 Joan Copjec, "Sex and Euthanasia of Reason", *Read My Desire: Lacan against the Historicists*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MIT, 1994) pp. 201-36。

29 佛洛伊德 1925 年的论文〈论身体构造学上的性别特征所带来的一些精神上的影响〉(Einige psychische Folgen des anatomischen Geschlechtsunterschieds)，题目便取得极为谨慎(英译详 Sigmund Freud, "Some Psych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Anatom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exes," *Standard Edition*, vol. 19, pp. 241-58)。佛氏的意思：两性差异不是身体构造学(生理学)上的差异，生理学上有差异是事实，但不是重点，也没有太大的解释效力；重点是在这个事实所造成的“精神上的影响”。精神(Psyche)在这里含括了无意识(das Unbewusste; the unconscious)的内容和机制，并不能从一般我们熟知的、“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儿沉思主体的位置去掌握(这也同时解释了精神分析和以药物为基础的精神医学的差别是在哲学上的认识论，不在科学与非科学之分)。“精神上的影响”在精神分析里也就有更强烈的临床意义，没有停留在经

验实证的层次。拉康性别差异理论所遵循的便是这样的思考理路。

30 详《安蒂刚妮》一剧英译第 590 行(希腊原文第 524 行)，页 80。这里安蒂刚妮所说的“爱”，是和前面说过的“美”一样属于同个范畴，不能作普通常识上的理解。安蒂刚妮要安葬的是自己的亲兄弟，所坚持的是“他是我兄弟”这个再也不能“简单”的理由，但是这样坚持就让她送死，“爱”——手足之爱还是情人之爱——必须在这个层面理解，详拉康论歌德在这个节骨眼上的困惑(L27B)。

31 小说里写道晓云是丽珠的侄儿(页 82)，实为外甥女之误。

32 详梁放小说里写到的地雷的恐怖效应(页 84 和 99)。

33 简媃〈阳光照亮琉璃砂〉，载《中时晚报》，1992 年 8 月 1 日。同时并刊有陈列的〈走过雨林边缘〉和焦桐的〈精灵的家乡：接近京那峇鲁山〉。三篇文字都是游记的体裁。



作者为美国罗彻斯特大学
比较文学博士候选人。

梁放散文 ①



葡萄成熟时

我 背痛。我说。

这句话，我说了千几万遍。

十多年了吧，我每每弓着腰，起坐都咬牙列齿，有时简直是痛不欲生，朋友同事一问起，我总那么说。他们提供的药方也多，我从没试过，因为我知道，它们全不实用，不实用。

除了今次，印象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十年前。当时我在古晋海口区当驻地工程师，发炎的时候，我仍走五六公里的路到工地去，流的汗特别多，大半是因为疼而被逼出汗腺的。过了好多天，情况依然没有好转，只好到古晋求医。时值天府天，海面波涛汹涌，我走在川行阿沙再也与古晋的长舟上，一路跳着，一路雪雪叫痛，身边的人说你牙痛吗？我猛点头，雪雪雪才敢放肆得若无旁人。

想来也真没意思，为什么我不能小孩一般，索

性啣号一场，虽不能解痛，但总能舒缓一下自己因忍痛而绷得那么紧的神经。

人就是那么不可思喻。在古晋，医生给我打了针，吃了药，问我要不要施外科手术，我感觉一切都不那么糟了，又挂着工地上的事，摆摆手，说

不要了。我忘了病发当时想一死了之的事。心想还好也没实现，否则回程绝看不到海上的波光潋滟与海鸥飞翔。世界原来是那么美好，尤其是经一场病痛之后。在苦痛中想到死就以为可以解脱真是一件蠢事。

去苏格兰深造前夕，不知是不是当时情绪紧张，当时不露面的小宝宝又来了。我行色匆匆，来不及看医生就乘风西飞。大不列颠与我十年不见，旧雨重逢，欢欣异常。我喜在大浴缸内洗泡泡澡，温温的水，是人生的大享受。我忘了我的小宝宝，他那一阵子也乖巧从来不来干扰，想必也在热水浴中乐不思蜀吧。热水浴是最好的，书上也这么说。我原不需什么“安胎药”。

我背痛。我说。

在苏格兰的第一个冬季，年前搬动花盆扭伤的背部，在不胜寒的情况下，旧疾复发了。我弓着



腰，扶着墙，平时由宿舍到研究所的路，一路逛一路看一边唱来一边想，再浪荡我也只花了五分钟。那一阵子，我走了一个钟头，零下五度的气温下，我流了一头大汗，眼睛都直了，一点也不浪漫。

我以往怎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说成背痛呢。现在好了，是活现报。背痛也不好受嘛，一个痛个半死。不久前，有人还说，理想来自狂想，梦想会成真的。天天念着背痛，背真的会痛的。医生给我的背痛下了药，竟也中我下怀，要我在浴缸里多多泡浸热水，舒展背脊骨。我乐得到功课全抛下，名为治疗，实为享受。

我背痛。我又说，是回国后的事。

这五年来，不见多时的小宝宝又来了。每受到同一个折磨，有人见我坐立不安，好心慰问：

可能是骨刺。

我顿了顿，说：是肉刺。是呀，我的血肉。

我开始大量翻阅有关的书籍，发现里头听说致病因素，没一项与我沾上边。我不烟不酒，不吃辛辣也不吃肉。唯一的可能是少年时代缺乏运动，坐的时候比走的时候多。这方面，我还成了半个专家，有什么人单刀直入地说患了病，我说坐盐水浴啦，吃清凉解毒啦，就像日前凡民知道了打个电话来说“绿豆只煮到豆壳刚刚裂开最好”的药方，我也曾为亲朋戚友开过。不幸的是，我没医好我自己。

这五年来，我求医不只十次，都是忍到了极限才叩医生的大门的。有的建议施手术，有的只给消炎片，又给了似子弹又似阳具的药物，说可以散瘀化血，教我如何如何敷用，听了真不是味道，用了也不奏效，我把它们全丢在垃圾堆里。

最近我给调职泗里街。生活起居大有变化，不到半年，我已病发六

次，我的盥洗袋多了各种牌子的药膏。其实都是白费金钱。前一阵子，医生摇头微笑：还是割掉的好。老实说，我没听进去。这些年来，我莫名其妙地动了两次手术，一次割盲肠，一次割好生不生，遍遍生在我裤带过处腰间的手瘤……我真不想再进手术室第三次。

病发一个星期，我出差到沐胶，招待我的马兰诺朋友达立看似也不觉得我有何病痛。躺在医院时，猛想起要与省长一夥人路过沐胶去伊干一事，给达立打个电话说恐怕要失约了。他惊呼，你是盲肠炎吗？这么急！我开始是用医学名词，后来改成俗语，他仍一无所知。他可是一个幸运的男人呵。想起在沐胶的一餐，他请我吃了各种虾制品，对其中一种虾酱还回味无穷。事后大家都说，最要不得的就是虾米，峇来煎……回到古晋，还约了陈蝶看了一场《理性与感性》，



在保龄球场叹咖啡，把理智感伤分得一清二楚，更把娱乐与痛苦画清界线，待回来家的时候，才翻腾了一夜，也疗不了伤。

隔天到部门的训练中心上课，事前还找报馆的朋友喝茶，装得没事人一般的，晚饭时，我略动碗筷。第二天上课，自觉还因一道简易的演算方法讲不进二十个脑袋时发了一场脾气。事后向给“指点”得最多的一位道歉时，他竟说一点也没发觉。我愣了愣，继之，感恩的心情淹没了我。这世界上还好就有他这种人可以对我坏脾气无动于衷，我始顺利地活到了今天。这是个造化。我自行减去一些课程，耐性已减到自觉惊异的低点。大夥儿煮饭时，我还抢着要表演一道菜，竟也吃得十分开心。我真的被当前的美食给麻醉了似的。

晚上大夥儿约好聚一聚喝茶聊天时，我躲在房里已不能出去，同事们也

不来干扰，说我找灵感去。我以为再静息一夜，第二天又会好转，可以继续上课，不料我躺着不是，站着不是，坐着不是，一蹲下去，一串殷红的宝宝似熟透的红葡萄就地给翻了出来，再也唤不回去。我坐了熟水浴也不见效，只恨时光无情，等了许久还不见晨光透漏。

我不上课了。我告诉同事们。我又开脚走路，步步艰辛，已忘了该用背痛来掩护，有人说是疝气，大鳞泡…总之，当着大家，我真想自杀。他们把我扶上车，一时也不明白，昨天还生龙活虎的上司，怎一夜间成了病夫。与我相处过的其中一位凑前来：

可是葡萄成熟时？

我苦笑。

由砂隆再也到古晋，一路上蕉风椰雨。我一路观看，一路感恩，猛想起自己怎刚刚又想到自杀呢，真是莫名奇妙。驾车的钟一路播放潘秀琼早期

录制的《哪个不多情》，那股骚动，还听得这个病人一路跟着轻哼。到古晋时直冲金宝林。医生说，发炎至此不施手术是不行的。我脑子一轰，《哪个不多情》的余音全消。

看到了没有？在里面已扭成一团了，还不动手术？医生用器皿装着给我过目，好像说是货真价实呀，不好嫌贵。还说：“稍迟一点割掉，恐怕要烂掉了，算你幸运。”我一向自认人丑不要紧，有点内在美可以补拙的大套论说来安慰自己，但一见血淋淋的是三个葡萄状的东西，大为震撼，这这这与我的外貌那一点扯上边？看来臭皮囊原来不是盖的。要不要收起来？什么？不要了，这么丑陋。对不起呵，生身父母。

我静听着医生与几个助手的对话，对他们所进行的手术十分好奇，还大声问为何天花板不装面镜子什么的，好让我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倒楣的是，



我只在手术台上的灯光后的一些镜片上看到了鳞鳞血光。

过后一定很痛。我说麻醉剂一过，又是痛苦的开始。来自英国的印度麻醉师又说：你会痛三个星期左右，但你很快就会习惯了。

习惯痛苦吗？我问，傻哈哈的。

是。他语重心长。然后一切都会成为过去。这个痛苦就是一个要过去的过程。我顿觉得他是个哲学家，不幸的是我是这个理论的实践者。我怎也没料到，待我挨到一种痛苦的极限之后，看似一切就要灭迹之际，却会是另一个痛苦的开始？

其实，在给麻醉的时候，下半身全不属于我的那种感觉我实在不喜欢，因为觉得一点也不实在，一待痛的感觉回来时，我才感觉踏实了一些。我把来探病的朋友亲戚都一一赶走，因为他们没法子代我承受我可以顶知的种种

难堪。谁说痛苦能够分担呢，要人分担只不过是把痛苦繁殖吧了。

你就像产妇一样。喜开玩笑的护士说。我想起我上了手术台，双脚给架高，上绑、就跟女人生孩子一样。

都生了，不是吗？葡萄胎。哈哈。

还有得痛。看你忍得那么辛苦。让我给你打一针止痛。

最糟不过的是我一直有便急的感觉，但上了两三次厕所，只赚了几次给撕裂般的痛楚。血流如注。一俟起身，天昏地暗。后来才知是麻醉剂的副作用。我又不好意思把床单弄秽、频频上厕，频频要昏阙。护士的止痛针渐渐见了效。由于几夜没睡好，我睡得十分沉。梦里依稀仿佛跌入泥泽里，一睁眼发现床单黏塔塔的都是血浆，自己看了也吓了一跳。

手术过后，我视如厕为畏途，每一回都是弄得

满头大汗才蹒跚地走出厕所。还好这时候，来探病的友人都没来，否则丑态一定掩不住。而医生还慎重交待：你一定要吃，要拉，否则门户封闭，情况会更糟糕。

探病的朋友们一脸担忧而来，但大都开开心心地走了。我向医院的洁工讨了一瓶刚滚开的烧水泡茶款客，又吃饼干，又吃水果，每一回都是小小的茶会，烫死我的邻居。收获最大的当然是我，四天内，我总共收了不下三十公斤的水果，到后来，我把屯积起来的与刚送来对换，才一一给打发回去。

值夜班的刘姓护士来借报纸，知道是梁不才，说带我去参观。菲藉护士说，你又走动了，回头别向我讨止痛药。

陈蝶每一回来都带了一大叠报纸。我一可以走动，只要不需男人止步的地方都跑遍了派发报纸。半天下来，竟有人亲自找上来借报纸，忙得我不亦



乐乎。陈蝶看了看我床头柜台上一包包的水果：你可以开水果档了。她并不知道，她带来的报纸之让我另有行业。

医生来找，两次不见人。护士都说我不在洗手间，回头见到我拿了报纸荡了回来，质问一番。

医生事先又没约我见面。我说。心里牵挂着那个糖尿病人。手脚各锯断一只，现在另一只脚看也不能幸免。可怜。

你可以出院了！护士说。然后斩钉截铁地说，记得先去付账。

隔床的老伯也要出院了，两位媳妇要扶着他下楼去，但其中一名给扣住了：等他们还了钱之后来通知，你才可以走。我叫另一人来帮你扶病人。

我与她开个照面。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把嘴巴一抿，佯着一笑。

我想，薪水刚被调整，追算全还未拿到手，我的那一份已贴上去了。痛苦呵。它就是如此轮回

不息。这一回，是心痛。

我把报纸清理，也把那盒早上给我做盐水浴消毒的食盐交还。

不带回去吗？护士问。

我家有。我说。不如我把这些也全给你吧。我把盥洗用具袋的东西全翻了出来。捡了什么德国出品的 xyloproct，英国、美国、法国出品的什么 ointment，突觉那个袋子经这一修整，竟也轻便不少。

你之后就此断根了。医生说。

誓不再见？

誓不再见。医生也笑了。

这是个星期天呀！我忘了我一般的星期天是怎么过了，但在客厅的风扇下睡个觉也是一件惬意的事，就这么办吧。

还有这一瓶也送给你了。自盥洗用具的侧袋，我又找到中国出品的马应龙麝香痔疮膏。

再见了，“背痛”。

梁放散文②



喂，你可是进化了

二十岁那年，正值男人一朵花的年纪发现视力不如前了。不找医生犹可，一经检验，结果吓得这朵花立刻了无生气。医生看了看我出生日期，似笑非



笑，耸耸肩，说这情形发生在我身上确实早了一点，但还是有可能的。我自会读书以来，躺着，坐着，站着，也不管光线好不好，无时无处不看书报，却没把我熬成近视眼。当时，医生说：是远视了。唔，这医生可真客气。

第一次配上眼镜。学者书生都不像，我听取意见配个金边方框的，老成之余，活似一个过气的姑爷仔。

配上了眼镜，一连十年都戴不惯。除了看衣食父母的公文外，其他时候我都不把眼镜带在身边。一开始，觉得多少有些挫折感，因为这之前，何时何处，拈起书就可以看一看，看得开心的自会喜悦，看得不好的，心里老是诅咒一番。事后才发现少当了无事忙，日子一样过。喜悦诅咒一样是一种情绪活动，且又是外来的影响，不要也罢。

最近两年，年纪相仿

的友人同事连二接三传来了“好”消息，个个鼻梁上架了一副眼镜，老远见到他们伏案忙着，叫了一声，抬了眼自镜框上看了看不善来者，已把额头皮挤皱，像枚干红枣。若不，一份什么文件交到他们的手里，第一个反应就是把它托个老远才看。

唔，你也老花了。

不可能。不可能。他们说，我笑而不语。

有几个女性朋友，自小是四眼妹。一经残忍被提及，愣了半晌才问近视与远视会否有日中和，不需戴眼镜也可以自在地点闪烁因年纪带来的智慧光芒。不幸的是，曾是秋波荡漾也好，与我一样，她们的也已给生活压力衍成两潭死水。（美目盼兮的黛绿年华谁叫你你她她都唯书是命，一早给厚厚的眼镜压镇着，如今超渡也难矣。）（我万事已沉淀呵，你看我两潭死水，可是深不见底。）（说得也是，活了一把年纪，谁还

要无事不新奇，事事猛眨眼睛。）

生命向前呵，这是生命的必然现象，任谁也否决不了。

一个眼镜行的老板说，有个扮相年轻的女士来配眼镜，上半是平光的，下半是老花，哦不，是远视，但要让人看不出界线，制作得天衣无缝，只是看近处的物件却微仰着脸，不知颈项酸不酸？

能昂头看，应理也是前进一族。我说。是老化了吧？准备配眼的朋友问。

说是进化也无不可！我说，因那位昂头看近处的女士带来的灵感，而且立刻取信了自己。

可不是？以前，不论捉着什么都看个究竟，白费了多少精神时间，现在有副眼镜的拘束，可看不看的，一律都不看了。反正报章好文章不多见，新闻令人心烦的居多。原来老花眼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把这些不相干的事件避



之不管。

读书方面，现在可以挑得更谨严一点。知道早年也买了许多现在看来都不值得上书架的书，我丢的丢，送的送，打发了一大半。目前订阅的杂志，也随看随丢，看过记得最好，看过忘了的，有何足惜，因一开始，它都未让你留住印象。时至今日，读书还得死记，像当年啃课本，读参考书，应付考试；读书乐，乐如何？

最近动了外科手术，留医期间，床头两部书，友人说那是大块头。即使病中，与其看些轻佻消闲的，我真的宁可不看了。老花眼确实带来了许多所谓的不便，但生活空间也日愈珍贵。尽信书，尽拥书，我不如无书，乐得自在逍遥。牵牵绊绊的，何来有之？

又有友人报捷，说犯上花了。
好呀。我说。

人一犯上老花，可真的都开始进化了。

年属不惑，再因许多事，尤其是芝麻小事可以眼不见(是真的看不见)，又可坦坦然地近景模糊。远处还一样美好呵。远处美好，前景美好，生活自然因而也美好。//

梁放散文 ③



来自心灵深处

你终于走了，在一个阳光亮丽的星期六。

为了给你送行，篁与我毫不迟疑地搁下手头上正忙着的事物，匆匆赶到了机场。当天，你穿着一条白色长裤与一件浅褐色的衬衫，仍是一头短发，正周旋在一群前来送行的亲戚朋友中，显得那么兴奋，那么精神，那么飘逸。我们看了，不由打从心底为你感到高兴。

我了解你走前的那一种矛盾的心理，取与弃之间，一时叫你踌躇，你因一些朋友诸多的意见所影响，几乎甩头不顾，但冷静思考后，你还是决定面对这一次的挑
战。本来嘛！人生的道路未必全开满玫瑰花，但不勇于迈步向前，可能连一根绿草也看不到。或许你不知道，十几年前，我也一样面临职业上的抉择。我做梦也不曾



梦过要当工程师。时至今日，我庆幸自己没让那个机会给溜过，因为不跨上这一条路，我无从在我所兴趣的范围外，看到一些不同的景致。这本身，不就是一个极大的额外收获吗？这么些年来，我不敢说我一直过得十分惬意，我不敢说我一路不曾跌踩过。道路时而坦荡，时而坎坷，但怎么说，也不该在自己试步咎程前就打退堂鼓。对不？

说来自己也不敢置信，当年我仅带了两千元，就贸然地越洋求学去。换着今天，我再没有这份胆量。是对社会多了一层认识，还是年岁增长，折四射的顾虑也无故多了起来？年轻，毕竟是最可爱的，像你，像篁。回顾自己走过的一段历程，我仍要骄傲地说，我也一样年轻过。

从你父亲口中，得悉你的童年与成长，其实是相当颠簸的。与你交往期间，你却从不提及，想来

你也早已把它汇入生活之中，不像某些人，没的要怨天尤人，满以为自己是特殊的例子。

在你上机前，我与你父亲并肩站着，我看他踮着脚，在人墙后，依依目送你的背影。我问他你是否曾独自出过远门，他看了我一眼，告诉我你出门的次数，又忙着别过头，目追你即将在另一扇门消失的影子。从你父亲坚定的语气中，我感觉他对你是多么放心。蓦地，我想起你家门前一盆不知名的花，看似弱不禁风的枝干与纤细的长叶子，却确实是在风雨中成长的；小小条状的红色花朵，在炙热的艳阳下，开得又是如此灿烂耀眼。篁与我显然是过虑了，因为你远比我们想像中坚强：你将会很快地适应新环境，用你的智慧与毅力，积极地创造你的未来。等你回来，你会告诉我们，你曾经是那么不自信。

我该给你准备些什

么。你说。

纪念品吗？我问。

是。你要些什么？

It's the thought that counts. 只要是真诚的，相识一场，有无纪念品都无所谓。我说。

其实，我没告诉你，这些日子以来，我该感激你对我全部的信赖。在我，还有什么事比赢得一个友人的信任来得更欢欣？朋友贵在以诚相待，你我之间，我知道，我们已经做到一点。

记得我们一路反反覆覆唱《白鸽》，我突地插入的一段话吗？当时，我们刚从菲律宾餐厅走了出来，对面的购物中心灯火辉煌，熙攘的人群，还在新年应景歌曲中翻腾。我顿有所感。我说，我不敢贪心得祈求天地间的一切欢愉一成不变，我们能有缘相聚，我们就该特别珍惜。我们原本来自不同方向的直线，因某个机缘而交错成点；那未必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



点。这之后，谁能预测我们各自又将要划向何方？

将来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你说。

我们不约而同地互相交换目光，耸耸肩，一时无言以对。然而，我们都不也一样笃信因果律的永恒不变吗？最近，我读到一篇散文，开头几句话是这样的：走在小径上，就像自己的成长，虽然感觉到失去了些什么，然而，却又捕获了未曾想过的彩絮……。这不正是一种最贴切的反映吗？得与失，原本是相对的，但且让我们与作者一样坚信，将来所给予我们的会比所失去的更多，更美好。

谢谢你临走前给我的一片红叶。篁与我锁起眼，才看清那上边写得不甚清晰的几行字：

Don't walk in front of me
I might not follow you
Don't walk behind me
I might not lead you
walk beside me
and be my friend.

以往，我不知自哪儿也看过这些字句，却从不觉得它们像这一次般的意义重大。

就把它夹在《世界中文小说选》吧。篁说着，庄重地把它交回给我，永远是那么善解人意。

回到家里，我却把它夹一本从不离开我书桌的一本剪贴簿中，与我们三个人——你，我，还有篁——在彼此未曾真正认识前，却又巧合地坐在一夥，不知为何事开心笑成一团的一帧合照放在一起。

我将永远铭记，这必然交错成点的偶然。



梁放

主要得奖记录

1982■短篇小说《烟雨砂隆》获全砂华总征文比赛安慰奖

1983■短篇小说《森林之火》获全砂华总征文比赛首奖

1984■短篇小说《龙吐珠》获全砂华总征文比赛首奖

■散文《短梦惊回》获次奖(首奖悬空)

■小说集《烟雨砂隆》获大马福联会文学出版基金优胜奖

1985■散文集《暖灰》获大马福联会文学出版基金优胜奖

1989■散文集《旧雨》获大马福联会文学出版基金优胜奖

■散文《四月》获星座诗社常年文学奖

1992■《观音》获乡青中篇小说奖

1994■荣获第一届砂朥越民族(华文组)文学奖

未赴的 酒约

——寄潘雨桐

◎小曼

第二通道逼近如虹
彼岸欣狂的食客
纷以白鲳 以鲜虾 以螃蟹
以杯盘狼藉的渔乡小路
辗转口述
此岸惯于宁静的地角——龟咯
 亚洲大陆长长伸来
 轻轻探索海洋的脚趾

而你
除了写诗 写散文 写小说
除了将“龟咯”典雅地雕刻成“闺阁”
总是少理林外扬起的烟尘
甚至文学殿堂里
灯光璀璨时爆响的掌声

朋友说
深居林园深处
你只饮酒 听风
偶尔也会远行 到远方的岛上
执杖入山
背一囊诗的那种远行

那夜
在边城倾听大马诗曲
听歌者的高音在星夜里远行
听到“身边无刀无剑
 也无神驹骏马相陪伴”
蓦然记起
我们犹有一场
多年未赴的
酒约



芒刺

◎黄锦树



1
走过清理得很干净的园地，惊讶的发现锯得只剩下短短一截树头的胶树，树心的部分竟然挺拔的抽长起粗大的植物。红色的茎，有一个声音告诉我，那是木棉。可是怎么看都像香蕉的茎，水分饱满而有光泽。听见父亲似乎在抱怨它们长得过于茂盛，抬头望望，果然许多分叉的枝茎被截去了。父亲的声音和往常一样，欣然发现，父亲的病好了。说话时喉头不必再含着什么似的。

然而欢悦只属于梦。
八月初返马参与研讨会，顺道回家一趟，开过刀后的父亲病情似乎未见好转，镇日精神不济，抚颊呻吟。原就皮包骨的身躯，在皮与骨之间，似乎更减去了什么。菸龄有一世纪之长，几个月前喉头疼，难以吞咽，兄长们好不容易半强迫的带他去开刀切除长出来的瘤，以做进一步的检验。之后依旧难以吞咽。继而苦于牙疼，十分不情愿的被迫去把那陈年的烂牙根拔除，却仍旧难以吞咽。此后一直抱怨医生都是骗子，因

喉头被某些东西阻塞着而只能以含混的声音说话。继而埋怨搬家搬出麻烦来，住在树林中几十年都没事。

母亲也附和着，早知道就不搬了。略带难过地说，也只是略微不方便些。

过去惯常向子女数落父亲不是的母亲，仿佛有点茫然。抱怨父亲不好好在家静养，每天一早都要到林中去，一直到太阳下山才出来。就算是下雨天、大日子，也都一样。已无人居住的我们的老家仍在那儿。“都是为了他

那十几只狗，”母亲说。“他去开刀住院的那几天，我进去帮他喂，十几只狗都在路口等。我进去(老家)它们跟我进去，吃过饭后，我去锄草，它们又到路口去等。一直到下午四点多，知道他今天不会来了，才又进去。”

父亲斜躺在沙发上，倚颊呻吟，眉头深锁，偶尔含糊的咕噜几声。那来自唐山、生于晚清，业已九十余岁，被兄长戏称为“全家最健康”的他的母亲(哥说：“每次问她今年几岁，她都笑笑不肯说。”)每每专注的凝视着她唯一的、却似比她还苍老儿子满头的白发，白头相对，默默无言。

这趟回家十分匆促，仍执意到那有着许多回忆的地方看看。第二天，阴惨的天气，兄长开车，到林中的路略略改了，绿叶阻拦，不复旧观。园中处处杂草，一棵棵的酸柑树也呈现出凋萎的样态，叶萎黄、枝桠如鬼爪。“人

病了，就连酸柑也变成那个样子，没得收。”兄长说。他乘假期希望能到林中为父亲找到一种传说中的土方，某种野藤的根瘤。六、七种品种不同的香蕉，和稀疏的榴槿树，互相遮蔽着。十几只毛色发亮的狗守在屋子周围，吠了几声，就被制止。我都叫不出它们的名字。父亲卧躺在他昔日睡房的木板床上，含糊的回应我们的招呼。狗散伏外头。问他要休息的话为何不留在外头的房子，他说：“这里卡凉。”

灶上烧着炉火，烧煮着一大锅五味杂陈；另一灶，残炭焖滚了一壶吐着白烟的水。狗食，和他的饮用水罢。寻找猫的痕迹。父亲说，在屋梁上睡觉吧。然而瞄了许久也没找着。“狗会欺负它，大概躲起来了。”据母亲的描述，人搬走后猫有的也走了，留下来的那只，靠着自己捉老鼠，反而更胖了。

篱围里，两三只老鹅依然十分警戒，几只暴躁的老公鸭也十分不友善。园畔有两丛竹，绿节密密如一壁高墙耸立，蔽天的阴凉。“爸种的，他喜欢把这种东西种在别人的土地上。”邻园易主后便任其荒废，已是满布荒榛的密林。哥的土方没找着，认真的脸上都是汗水，时时击杀吸饱了血的蚊子。红毛丹树上还有几颗残存的果实，我盈手摘了，边走边吃着。

走到园子的尽头，那是最近野猪出没的交接地带。“是只大猪公，獠牙很长，十几只狗都怕它。有时也会看到成群的小野猪，到这里找吃的。”然而只瞧见一些杂乱的蹄印。所有的鸡只都已放山养，和山鸡混在一块。母亲尔后解释说，刚开始时把鸡关在鸡舍里，进了几次蟒蛇，损失惨重。还有四脚蛇也对它们的存在构成了威胁。后来夜里都不敢把它们关起来，让它们

自己去找适合的树，猎食者来，它们自己有翅膀，反而安全。只是后来再也捉不到它们了，对人也产生了戒心。“连蛋都不知道下在哪里，可是还能自己孵出小鸡来。”所以数量不减反增。

那天黄昏，父亲从林中归来，脚踏车后座载着一颗三尺来长的汁液饱满的红肉木瓜，和一粒尺把长的肥胖红毛榴槿，几颗营养不良的黄梨。

2

家乡变化颇大，到处盖了新房子，房价也以惊人的幅度上涨。在经济成长的统计数字背后，朋友和亲人都在叹息。“日子不好过！”到首都去开会，友人历历的指出一些攸关民生的重大国营产业(如水、电、交通等)，政府在花了大笔纳税人的钱完成建设之后，以低廉的价格转售给

“民族资本家”，所谓的民营化。而此后，就像高速公路的“买路钱”，即使稳赚不赔，也要年年上涨。一只羊要刮上好几层皮。大学里的朋友也在感慨，历史最久而学术还没上轨道的那间大学，却急着要“私营化”，尔后教育成本必然全数转嫁到学生身上，人文学科笃定收摊。

公路上，开着进口高级轿车的马来民族资本家举目皆是。对马来人夙有研究的朋友说，他们就像台湾的“新兴民族”，如今充满自信，完全学西方人那一套，成立了大量的基金会和智囊团，养了一大群各个领域的博士，对所有他们感兴趣的问题都进行专业的研究，邀请国际顶尖的专家来演讲、对话。“价码他们出得起。”而华人社会，“还是几十年前那一套。”

3

又开始了。经常在午夜，那位习于中宵酗酒喧闹的邻居，向一整条沉睡的街讲演他那连电线杆都可以倒背的大道理，野狗或骑楼内的犬零星抗议着，兼做配乐。时时穿插他对酒友或不知何许人的母亲生殖器的激情问候，或与人吵起来，喊打喊杀，闹到整条街都苏醒为止。他的隔壁是一间家庭式的庙，也算是中小企业罢，厕身于没有后门及防火巷的焦躁的民居，给这里的世俗增添了不少“神性”。异常频繁的活动让我们充分的经验了此地本土文化的日常，不论是清晨的鞭炮声与迎神，还是深夜乱童之狂号。左邻也是“国粹派”，作为文化再生产的麻将声最近倒是稍稍清冷了些。时间稍早，是大群邻童在马路上演出他们尖叫声中的欢乐童年，以汽机车的煞车声和汽笛为顿号或逗号、破

折号，以家长的麻将声为背景音乐。仿佛预示了公路将是他们人生未来的舞台。这房子刚刚住满一年，因暨大建校土地价格暴涨而暴发的财主们，有了更多的闲暇和余裕，去生产他们的基层文化——当然，或许不止于在这条“明德街”。

自然调节甚佳的埔里，对我和妻其实是最像故乡的地方——那曾被日军以台湾为跳板“南进”之地，镇民（不分种族）喜好把自己的家园布置成小花园——两分钟的车程即可离开镇子，到山里头或田园去。常常黄昏骑着破机车偕妻四处逛，瓜田、茭白笋、花圃、陈年老屋……，既为散心，也是为了找寻一个可以稍微住久一点的地方，在这号称是全省最适合人住的“好所在”。乡下一点无妨，安静些，屋旁有一小片地可以种种花草，也给家里不知老鼠为何物、镇日酣眠的猫一个较为自然的活动

空间。找了一年，一无所获。除了已沦为“遗迹”的老屋子之外，稍微可以住人的，农民们似乎都宁愿让农具和爬虫居住。

刚来此地时一位爱财如命的中介佬把为了能尽快值班而急于搬迁的我们介绍进一暗无天日的巷弄里，两排房子，鼻子碰鼻子。大白天，不愿转弯的阳光也照射不到，邻居的所有声音都无价的与我们分享。左后方也有活火山似的庙；斜对面有户据说是以做贼为职业的人家，白天反正闲着，以或许是偷来的音响，以全额的音量让邻人一道聆赏通常在居丧时才听得到的本土古典雅乐。住他们对面的警察，对于他们的人权和自由，也不敢妄加干涉。那儿叫“育乐路”。

不止一次被镇人问起何以不住学校宿舍，妻委婉的解释说“学校宿舍不足”；那固然是原因之一。外观优雅的半独立度假式小平房宿舍，只盖了三十

户，即使是教授这辈子顶多也只能住上四年。对于具“国际视野”的长官们而言，这已是天大的恩惠。在一切讲究“职等”和“点数”的地方，规定讲师不能申请确是不足为怪的。我们曾不通世故的抱怨，在这么偏远、大部分“高级长官”都从阿扁管辖的地方借调来的地方，何以不多建些宿舍，以留住人才——即使是建公寓，让大部分的教职员都有得住，也可以住久一点，或许可以让荒凉的校园早日形成特殊的社区，以减少四处乱爬的蛇的活动空间。然而校方的考量似乎是对社区的回馈，小资本家好不容易把地皮炒上来，也盖了有利可图的房子，“人才”们如果不去租购，留着干啥？

误人子弟，于今年一年矣。学到最多的还是“伦理学”，那确是书本上学不到的，传统中华文化的伟大结晶。而今博士都要去卖卤肉饭了，幸运的捧

个饭碗，似乎就该感性一点，养成“感激涕零”的良好习惯。平生第一份正当职业，为告别非法外劳生涯而喜悦；惟来此佳地之前，有人在我头上浇出冷水的烟，说“没有一个地方是干净的”。不幸而言中，此地云山多姿，绿草无忧；却在原是台糖牧地的广袤校地上，放牧着一群和绵羊一样乖的学生。在没有制度、方向，只有“主人”、“上意难测”的单位里，仿佛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值班、接电话，唯有时时咀嚼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虽有蓝山可望，却无菊可采，也“悠然”不起来。而后五色鸟因故匆促的飞回原来的栖处，临时换来一只低能的进口爬虫。摇身色变，以政务官自命，手操伐桂之斧，口作公鸭之声；意志勃起，以炫其庸愚。虽一切系务停摆，无耻的清闲竟也受到绵羊们“大边西瓜”的礼遇……曾经不由得再度怀念起故

乡的风雨；面对文化教育破产的这座岛屿，上有到处乱讲话的最高首长，下有各据山头的长官们。在这多牧草、绵羊、野狗、蛇的昔之牧地，挂着“内有恶犬和寄生虫”的南进研究所和中心，围墙内的大齿轮、围墙外的小螺丝钉，“长官们”的皮鞋和他人饭碗内的鞋油、鞋刷，小池塘里的三级权谋，总体荒芜的理想……，这误人子弟的行业。马克思曾经接黑格尔的话头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他们没有说及的是，许多小事和烂事也往往如此。更何况在此日日惊心的太平乱世，非意愿死亡已是总体的日常；在充分尊重准罪犯们的人权和自由之外，似乎唯有祈祷，以及保险买大一点。

在另一个梦里，我仿佛看见，一条似曾相识的

四脚爬虫，半露出锯齿状的尾巴，埋伏在牧地灌木的阴影里，半掩着铁般厚的脸皮，专注的啃啮一足球形的西瓜皮。多鳞甲的背上，是被哺乳类消化过的牧草的苍腐之色。

刚返台后不久的一个黄昏，为消除学术再生产的土法炼钢火气，偕妻到郊外散心，惊见河床上的芒花已经盛开了。“秋天了吗？”东方牛眠山俯卧，茭白笋田过去是菜园，是玫瑰花圃，是三合院，古老的农业的自然。秋苇芒芒，方始惊觉离家已逾十载。而今，冬意渐深矣。

◎张玮栩

作者为台湾国立政治
大学广告系学生



有一年， 我留学

清晨起来

看见阳光爬在一只虫身上

咖啡的香味即溶在袅袅的空气里

快乐则捣碎在回旋的奶精球里

积欠生活三天的衣物未洗

拥有一只提早一小时抵达的钟

在墙上昭告一个安静的生活

吹过超市的风吹过晾衣场

我挂起硬挺的蓝色帆船

闻到殖民时的海水酒瓶以及地图

在家乡远处

我们都筑有一座高耸精致的琉璃冰塔

请用十张十三元重的航空邮笺进行投标

美好生活

高架铁路在思想的地狱中轰然搭成

接通了我闲逛多年的文化巴刹

与60层楼高的消费法则

我们开着日产的意识形态

全速疾行

大道上窗户外不断切换奢华的生活方案

一名老兵立正在路旁的广告看板上眺望

远方

齐整的军队已开始溃散

有人在闪烁的西区吹出次文化的烟幕

有人在洋化的领土上转售时空的异香

默然中

新的道德教育彻换成全民运动

大家忽挤破公共安全的收费站

涌向更辽阔的大道

换一个塞车的方式思考

公路上失去超车能力的学者们

聚拢在民众打出的灯火前

转起苍白的圈子

晃动中股市里人们用胁持的风声攀走资本的钢索

未来，我们的孩子将用来不及烧毁的理论蔽体

万岁、万岁、万万岁

他们学我们嘶喊

还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 周擎宇

新独中毕业生
作者为大山脚日



远游

你决定放弃
童话所安排的剧本
携手与我蹲在
已换上陈旧睡衣的河堤旁
细数
悄悄划过岁月的眼泪
一颗接一颗
跌进彼岸黑暗的尽头
温暖的怀抱里
第 999 颗了
你满意并微笑地
牵著我
堕进刚冒起大雾内
渗杂了路面刚涂的香水
及你自然的体味
急于寻找一个罐子
安置
最后一颗迷失在你怀里的
星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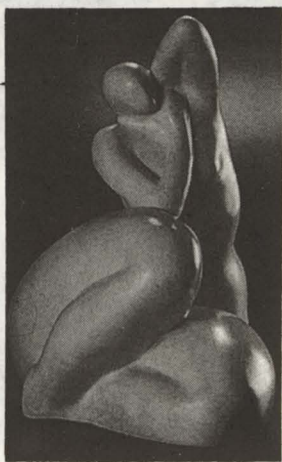
赠券

因为数百只鱼儿
在台上无故缺氧而死
一场热闹的相声表演就中断了
观众开始烦躁不安
有人开始打架
有人利用空档疯狂接吻
有人想尽方法不停旋转
有人匆匆忙忙牵著不肯离开的
子女
我说，亲爱的
让我们维持年少的骨骼
承受这已落幕
的人生

半夜场

你必须小心
尤其是午夜十二时
钟声在心里
默默敲了三次后
你必须已经熟睡了
如果失眠
也尽可能去假装
收音机音量可以不必调低
但房门、窗户都必须关好
钟声敲了第四次后
一系列忧郁的上衣
一系列快乐的休闲衫
都同时将推开衣柜的门
先探一探头
再来个深呼吸
手牵手
跳着他们的土风舞
直到通宵
你必须小心不让他们知道
不然你会被他们牵着跳舞
可能的话
还要表演魔术

科学系毕业生
作者为工大工业
◎林健文



意识

候鸟十二月前已飞走
静静飞成
成熟的稳健的
姿势
摇晃的钟摆始终摆不掉
生理时钟定下的
命运深渊

而
朝九晚五已不再是一种工作形态
它只是习惯性的生理意识
让每个逐渐失去灵魂的游鱼
继续快乐活在险恶的江湖

(爱情只是一只可恶的变形虫
不能随身携带)

葡萄不是被人诅咒成酸味
而是甘心被酿成醇酒

如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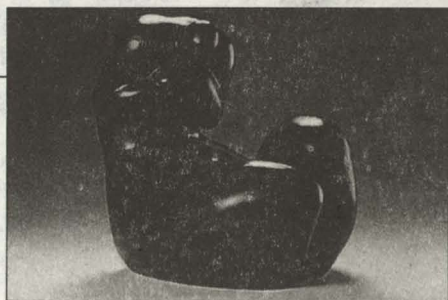
效仿一粒苹果以前
是否须背诵整页的创世纪
才能看见一颗流星?

规则已成多数人的奢侈工具
电影院的暂时黑暗
藏不住一个即将被遗忘的风俗
(书籍里记载的慢慢理性变成影像
可随时随地放映)

衣食住行不再是商店里摆卖的陈列品
它进化成由文字输入的形式
然后全人类一起退化

廿一世纪第一响钟声期待敲醒遗失下意识的
三等国民

◎ 翁弦尉
作者为工大电
脑科学系学生



纪念日 (修订版)

一个纪念日
痛饮往昔的风暴

~ 北岛 〈纪念日〉

赶在鲜血刷新的六月四日之后
赶在白猫和黑猫公然吃下他们余下梦境的
那一天

纪念

闹钟被黑猫砸烂过后的每个清晨
我疑惧其实我从不曾
醒来
却始终在钟摆的左右中显得犬儒软弱
我持续在梦中沉缅于那些年轻的云急速坠落的
姿态
他们持着一顶盛开的蘑菇再度在今晨降落
汹涌的人群没有向他们致敬
路过的人笑看他们焚烧一座墓园的鲜花
“他们沉迷于把自己静坐成一尊纪念碑”
顿悟之后用头颅把自己砸碎
赶在闪电还没把石碑砸倒之前

六月四日

没有人会去信仰一场记忆
神龛的袅袅祈求被猫挟走的那一天清晨
是你分手前丢下的喃喃符咒
“没有一只蚊子最终不要流血”
(请继续跟理想示威!)
嗜血的蚊子仿若战斗机轰轰嗡嗡溜走
一座失调的闹钟不断丧失他的时间和
记忆
“真是无聊的一天”
继续赖床继续绝食
继续更清醒斗争
巨大坦克轰隆从屏幕开来



◎柴可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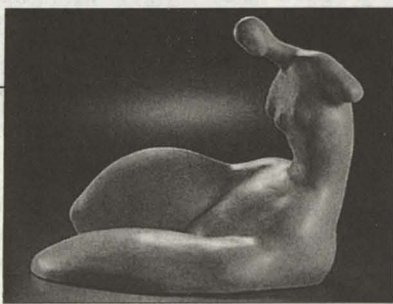
A 国度抢劫档案

少年肃立在电视前丧命
我要暴跳我拒绝宣示我又不是一尾螳螂
“他们反叛可是他们现在不存在”
除了拍烂掌与站在国旗前立正
我要宣誓一切伪善的肃立
无效
回忆不是为了证明存在
刷牙不是为了洗脸
洗脸不是为了接受湿淋淋的雨天
我不能再见到你
广场已无法为我们进行一项结婚庆典
被雨声敲醒的清晨让我们重新打开报纸
越南船民肃立在芙蓉大道上
示威
一九九五年六月四日
你从京城寄来一尊完整的
瓷瓶
呼吁我重新打碎记忆
你不能要我如此学习忘记
即使刷牙
也让我想起牙齿
会不会再发生一次流血
事件

可能是缺乏维他命的关系
昨天右脑发生了一宗抢劫案
抢匪裸体从眼睛进入
在视网膜乘搭电梯闯入右脑
闭路电视因为害羞自动闭眼
右脑的职员们太过惊慌，错误
诠释和传达了很多讯息
(譬如我用手走路，用鼻子听声音)
当所有的职员都举起手时
抢匪用三十秒拿走了一些
良知和理智，匆匆跳入泪腺
逃走了。

我没有办法，只好向灵魂预支
一些良知和理智。当作希望。

脑工程系学生
作者为工大电
◎ 房斯倪



牛顿

V.S.

爱因斯坦

苹果纪事

那年我在榴槤园里守夜
想到的是您，亲爱的牛顿先生
在我们混沌昏睡的年代(地球恒久地圆着)
是上帝的手吗
为您托着您的苹果(而苹果也恒久地圆着)
直至它不偏不倚地掉在您午睡的年轻鼻子上
而亚热带潮湿的梦里
长不出一个科学家

您的苹果代表永恒
与其千古不变的坠落
但在时日的洪流
命运的巨掌中
你我皆是无重物质

又有谁会去在意
一颗苹果和一个地球的分别呢
先生

亚热带的梦里长不出一个诗人
但上帝何时又将为我
长满眼睛的月球的梦境
插上厥齿科的羽翼
我遂躺在树下
等待一颗熟透的榴槤往空中飞去。
(那才是永恒，代表三又七份之一光年)

永恒书筒

“有谁会想到呢？
真理竟会在伦敦拍卖场，被人们竞相叫价。”

我在那个蓝雨季节的厥齿类丛中
去去来来
反复拈起一枚
十九岁的果核细读
关于一道铁轨和火车形成的草图

有关那些羊齿的怒放
它与您的发有些类同的姿态
有关那些轨道的布铺

它与您的理论也有不谋而合的美丽

但凡物质必生重力

但凡引力必就沉沦

您如何如何解释爱情的反磁场现象

但我在濡湿的厥齿类丛中来来去去

想起您有没有知道自己在谈恋爱

您和您广义而相对的爱情观

高地里与爱人厮守

这样爱情就会长久些因为速度和高度的拔河缓延

时间的反芻与败溃

不是吗？

很快的，人们将不再相信永恒

教堂里也将以您的理论为结婚宣言

仿佛那才是不变的真理

(而先生 那确是如此)

或许我们该接收您的建议：在奔驰的火车上，或

◎刘富良

作者为博大学生物系学生

寂寞 是一口窗

寂寞是一口冷冷的窗

里面困着一只

欲望的幽兽

每当午夜时分

它一口一口

把梦的天空

吃

掉

然后从此

孤绝——

思念

思念是一把钝了的刀子

来回刮磨着夜的神经

猫已吃掉一大片梦

于是寂寞不停底鸣

一声强比一声

难耐——

我欲

跛窗而出

窗的三部曲

月光第一个径直射入 在

我的心房占住

于是风也紧随着刮来 在

我的血液里翻腾

最后乃导致了整个夜 全

溶入我灵魂的海洋

丝毫不理会

窗，深锁——



作者为理大毕业生
◎张惠凤

◎曹伟

作者为助理厨师

单思

单思是我心底的太阳
它愈是热烈的发光
我便愈得找个暗处
躲避
隐藏
深葬

距离

苦苦思念三年半后
我顿悟的买了个地球仪
从此只想要你
我便盯着这可爱的球体
——新加坡和吉隆坡
不过是1 cm 的距离
你和我
1 cm 的距离

天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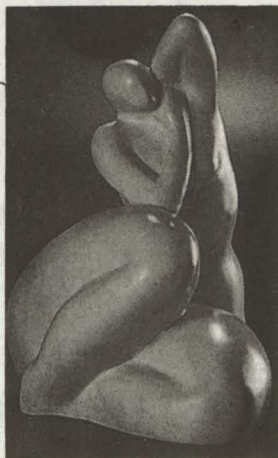
那年，春乱了脚阵以难堪的燥热慰问大地，继而再愧歉似的以濒临的雨露打湿路人，那年的天空，人们仰望它时总爱说：天空必有一番轮战，要不，春怎乱了脚步？

那回为探一探天书的秘密，窥一窥这世已被编好的剧本，我赴庙上香。在袅袅烟火中占签，探得一枝上上签，心底暗自窃喜，仿佛早已与神祇谈妥，达致了那无人知晓的协议，正欲拂开那远久埋藏在心底的阴霾云朵，天空却恶作剧般地下起雨来。

雨水倾盆而下，庙宇冷冷清清。我退至那红瓦白墙的屋檐下躲雨，偶一抬头，瞧见了那挂在穹顶上的铜黄色钟鼎，从下往上看，倒像极了一顶驼铃形的巨型帽子，正瞧得入神，不知哪个顽皮的家伙拉扯了那坠地的绳索，敲响了几下不甚规律的钟声，钟声响彻庙宇，久久不绝，亦敲醒了我那窃喜的心，忍不住地想，倘若从占签中蹦跃而出的是一枝下下签，那么，又该如何面对那已窥知尚未抵达的未来？

天书既已编排妥当，又何必苦苦探知？那回离去，生命奥秘的道路在心中缓缓展开，宛若地球仪上那条悠长蜿蜒的河流，在谷与谷间，源源舒展，那么，就只愿随航漂流，不问前始，亦不问归期。✍

二年级学生
作者为南院中文系
◎陈思铭



真的平凡

(i)晨风掀起序幕

黑夜还未完全撤退，便被白昼的阳光军团打得落花流水。男人用最熟悉的谎言从梦魔手中将女人抢了过来。晨风到处宣传着胜利的口号，并努力地摇摆着空中那面不败的旗子。

对，时间会成长。阳光也会成熟。阳光会随着时间的成长而成熟。

(ii)炎热拥抱中午

阳光爬上烟囱偷窥木材换上火红衣裳，女人在屋内对男人说太阳失踪了。风于是耸恿炎热的种子发芽，在没半点凉意的空气中，开花并结果。天真的女人企图将男人背上等待发芽的种子移植在风中，奈何风的热情加速了种子的成长。

等吧。他会渐渐老去。阳光真的会老化吗？

(iii)午后酝酿尸体

一棵仙人掌暴毙后，一场同情的雨才匆匆赶来哀悼。男人倒下一杯水做最后努力，像在拯救一场缺乏水份的恋爱。女人趁男人不注意，偷偷赴场梦魔的约会，待醒来时，发现阳光在努力地抚平皱纹。

向日葵累了吗？不知道。只见他头低低看着躺在地上的仙人掌的尸体发呆。

(iv)虫鸣属于夜晚

猫头鹰不小心泄露了黑夜进攻的军情，萤火虫更提着一闪闪警讯到处去传布。白昼的不战而逃使丛林中的隐士愤怒高鸣。就连男人，也无法挽留被梦魔牵着离开的女人，而决定相随入梦决个高低。

重新掌管政权的黑夜，只是静静看守着她的领土。静静地……

21世纪的

马来西亚国家文学

马来文为国家官方语文，因此，适宜用以落实国家文学的语文媒介当为马来文。然而，欲区分国家文学与非国家文学，仅仅凭藉语文因素就足够了吗？

原著◎SOHAIMI ABDUL AZIZ

翻译◎蓝十三

1969年的五一三悲剧使几宗重要事件有可能写进马来西亚的史页。第一，它是到目前为止最重大的族群纷争黑色事件；第二，五一三事件是新经济政策形成的催化剂；以及第三，此一事件触发了制定国家文化政策的概念。国家文化政策是基于团结的马来西亚民族身份之塑造而提出的。马来西亚国民由多元的原住民及移民族群所组成，自然拥有多元的文化与风俗习惯，也因此需要一种能将他们团结成万众一心、温文有礼的民族机制。职是之故，当时认为有必要制定一国家文化政策，通过鲜明及长远的计划塑造马来西亚国民身份。1997年（编按：应为1971年）8月，这个愿望在马来亚大学召开的國家文化大会上实现了。

一项国家文化政策在这个会议上被提出及辩论。最后，大会对一个清楚包含三个事项的国家文化政策达致了决议：

(1)马来西亚国家文化需以本区域原住民文化为基础。

(2)其他适合与恰当的文化因素可被接纳为国家文化。

(3)伊斯兰教是塑造国家文化的重要因素。

(Mohd. Affandi Hassan, 1973: vii)

国家文化政策所强调的三个事项需

要马来西亚各族文化的互相妥协。虽然本区域原住民文化占主导地位而伊斯兰教为重要因素，但作为一个多元族群共同发展起来的国家，为了能够反映马来西亚的真实情况，对其他文化抱持忍让态度是极为应当的。这即是创造一个团结一致的社会。然而，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这是一件应该关注的事。

国家文化政策的制定对马来西亚民族身份的塑造是意义重大的，而通过国家文学的创设以达致此目的更是意义非凡。文学被视为国家文化形成中的一个重要因素。Mohd. Taib Osman 在大会上已经强调了文学在国家文化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各个种类的艺术当中，文学在国民身份的塑造方面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用的是素有万物之灵美誉的人类的日常沟通语言，其次，文学也可作为个人在马来西亚社会里社会化过程的重要工具。

文学在塑造一个马来西亚民族身份的问题上被寄以重望。在这里，很明显的，Mohd. Taib Osman 强调语言为塑造马来西亚民族的其中一个工具。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它也是团结工具。鉴乎语言极其重要，且诚如马来西亚宪法（联邦宪法第152章）所表明：马来文为国家官方语文，因此，适宜用以落实国家文学的语文媒介当为马来文。马来文

被高举为生产国家文学的媒介。然而，强调马来文为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的书写媒介并不表示忽略以其他族群的语文创作的文学作品。Ismail Hussein (1973: 198) 已经清楚地说明：

唯有在马来西亚、用马来文书写的文学作品可以被视为马来西亚国家文学 (Kesusasteraan Nasional Malaysia) —— 用其他土著的语言 (伊班、比达友、马兰脑、比萨雅、姆禄、柯拉必、卡央、肯雅、比南以及其他) 创作的文学可被当作地域文学 (Sastera Daerah)，而以华语、淡米尔语以及英语创作的族群文学 (Sastera Sukuan) 也都是马来西亚文学 (Kesusasteraan Malaysia)；然而由于这些文学作品的读者只局限于特定的群体，因此我们无法把它们称为国家文学。

在这里，Ismail Hussein 把文学分成两类：国家文学和马来西亚文学。对 Ismail Hussein 而言，区分这两种文学类别的是它们所使用的媒介语。马来文反映了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的特征。然而，欲区分国家文学与非国家文学，仅仅凭藉语文因素就足够了吗？诸如《荆棘满沿》(Ranjan Sepanjang Jalan)、《沙冷葛葛》(Serengege)、《莎莉娜》(Salina)、《晨雨》(Hujan Pagi) 及《教长》(Imam) 等作品是否已足以被称为国家

文学——仅仅因为它们以马来文创作？我们觉得，单纯马来文的使用因素并不足以落实国家文学，其主题与所提出的课题也必须包含与其他族群有关的事件，以便能反映社会，并成为马来西亚民族的表征。此一观点已为 Abdul Rahman Embong (1997: 107) 所关注：

有关国家文学内涵的议题相当重要。依我之见，今日马来西亚的文学作品必须蕴含开放与进步的爱国主义与国家主义理想……这些作品不应只反映单一族群的生活与经验，它们应该涵盖多数或所有马来西亚民族中的其他族群。

马来西亚作家的文学作品应该跨越马来西亚多元的文化。马来作家不应只探讨本身社会的问题，尽管其所掌握的主题是具普遍性的；其他非马来作家亦是。现在我们拥有其他非马来人作家，如 Lim Swee Tin, Eh Deng Eh Chik, Lee Keok Chih, Jong Chian Lai, Saroja Thevy, 以及 Uthaya Sankar SB, 但是，他们跨文化的主题剖析有多成功？他们自己的社会如何看待他们的作品？非马来人社会又如何待之？这些问题都必须在我们步入 21 世纪之前予以严肃的看待。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的面貌其实依然模糊，而我们至今拥有的不过只能算是马来西亚文学罢了。

如果马来文的使用因素是鉴定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的一个重要准则，则马来

文本身如今已是处境堪虞。马来西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已经给予英文更大的使用空间，并赋予它学术与经济价值。随着私人学院及大学的建立，英文在科学与工艺教育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英语日渐广为接受，而这种现象在上层社会及非马来族群中尤为显著。换言之，如今马来语文已不再享有其应得的地位。它的崇高地位及其作为建立马来西亚民族因素的任务已经日渐动摇。马来文渐受冷落，受过训练的作家改用其他语文创作，并视此发展为他们的凭据，不需念及国家文学应当是以马来语文创作的问题。对他们而言，国家文学已不再是他们的创作世界里必须关注的重点，而当然，他们会喜欢马来西亚文学一词更甚于国家文学。这是马来西亚在 21 世纪前夕面对的事实。马来文只用于马来文学而非马来西亚国家文学。循此而行，产生的依然只是马来西亚文学。此一发展也是我们必须即刻面对的挑战。马来文应重获其地位，而马来文作为塑造一个繁荣的马来西亚社会的工具亦应更为落力宣扬。

独立以来，塑造马来西亚民族的努力一直持续不竭，但是却尚未有令人满意的成果。尽管族群问题被列为敏感问题，但它还是偶或浮现。基本上，多元族群与文化的马来西亚社会是和谐的；然而这种和谐并不表示一个定型的马来

西亚民族已经存在。Mahathir Mohamad 曾经在其著作中提及马来西亚的社会生活真相，他认为：

马来半岛的种族和谐并不纯粹甚至也不是根深蒂固的……

马来人和华人也许毗邻而居，他们也许在日常工作的进程中、甚至在社交场合碰面，但是当工作完毕，他们就回到各自的文化范畴里，而这范畴，不曾为另一种族所介入。

(Mahathir Mohamad, 1982: 6)

也许他当时的观点对于今天的现象来说已是言过其实了，但是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接受他的看法，并觉得当中亦有其真确性。符合国家文化政策所倡议的、通过文化整合而塑造出来的马来西亚民族还很遥远。一般而言，马来西亚社会依然生活在各自的文化范畴里，种族两极化还是一个显著的现象。这个情况在国家文学理念被提出后产生的作品中反映出来。马来西亚民族的身份尚未清晰可辨。社会经济与文化的明显差距阻碍了纯熟坚定的马来西亚民族身份的形成。塑造马来西亚民族的斗争尚未结束，前路依然崎岖而漫长；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的建立亦如此充满挑战、备受干扰。

我们还解决不了内忧，外患即已出现——全球化的热潮侵袭全球。

“全球化”一词在人类生活各个层面的使用蛊惑了 80 年代末叶及 90 年代。Theodore Levitt 在 1985 年首次使用全球化一词来解释过去 20 年来世界经济在生产、消费、投资、服务、资金及工艺方面的高度发展。如今，全球化不仅是表达了经济新规律的发展，而且也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占支配地位的美国经济的衰退，东欧、日本的兴起，以及区域势力如亚太地区的崛起。自此，全球化一词在经济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继而蔓延至人类活动的其余层面 (Raghavan, 1996: 12)。换句话说，全球化一词不仅尚未退热，并且还将继续热到 21 世纪去。

全球化影响了人类生活的发展。许多词汇，例如经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跨国主义及新殖民主义已和全球化搭上关系。经济自由指的是国内及国际的经济自由。自由模式及贸易流向催生了全球经济。而全球化通讯将带来素质更高的医药、教育及贸易服务。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有关，尤其是在冷战过后。发达国家通过它们的跨国公司 (TNC) 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分行扩展其经济活动。这种扩张是在各国政府在乌拉圭圆桌会议上共同协定的贸易法令下产生的。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扩张被视为一种新式的殖民，或称新殖民主义。

Mahathir Mohamad (1996 : 30) 在提及全球化的时候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

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将不会成为一个非常民主的世界。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将属于占主导地位的强国。他们会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其他人身 上, 而其他人将不会比他们被富国殖民时好过。

全球化世界展现了经济、政治成长甚至文化影响力的差异。资讯工艺 (IT) 的发展带来环球文化, 也使全球化变得更为具体。环球文化不再以崇高的价值为基础, 而是崇尚物质享受、倾向于享乐主义。跨国公司充分利用资讯工艺以在与对手的竞争中窃取最大的利益, 而置传统价值与本身的社会责任于不顾。其中一个可供探讨的最佳例子是可口可乐产品。可口可乐是美国环球文化扩张的范例, 在二次大战过后常与“美国化”相提并论。可口可乐可说是美国文化的等义词。可口可乐产品市场随着美国文化的扩张而扩展。以享乐与疯狂的美国文化为核心的可口可乐文化已经“蔓延”至中国。而曾经拥有坚固的传统文化的中国也出现了文化紊乱与民族身份崩溃的局面; 国内青年狂热追逐自由文化, 其民族特色惨遭吞蚀, 并日益剥落。

民族特色崩坏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经验。这种文化的病征已开始显露在甫对资本主义经济开放门户的中国的脸

上, 而其他施行资本主义经济已久的国家却正面对比此更恐怖的事。全球化的扩张标志着如 Kenichi Ohmae 所高呼的无疆界的世界。无疆界世界的概念关注到民族国家的崩毁问题。Ohmae 强调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瓦解。在他看来, 民族国家的存在不再需要, 因为如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已属全球化而不再被民族国家概念所束缚; 正如现在有的是如欧洲联盟 (EU), 七国集团 (G-7), 东协 (ASEAN), 亚太经济合作论坛 (APEC) 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等经济集团。Ohmae (1996 : viii) 认为, 在环 球经济发展中的四个重要因素, 即工业、投资、个体和资讯 (industry, investment, individuals 和 information, 合称 4 I's), 在 21 世纪降临时将跨越民族国家。此四因素指陈一种看法: 在环 球经济的发展中, 民族国家已无足轻重:

……我们目睹的是在环球经济活动的潮流中基本改变的累积效应。这些潮流势力日强, 以致得以为自己开辟出的全新的通道——把传统政治版图上的分界线刷清的通道。简而言之, 从真正流动的经济活动方面来说, 民族国家在今日无疆界世界的全球经济中已经失去了其为有意义的参与者的地位。(Ohmae : 11)

在类似马来西亚的国家里, “民族国家”的角色在环球经济活动中失却

地位，是否也将使它在国家身份的建立上遭受同一命运？民族国家的角色在经济发展中丧失其重要性，将导致一个没有坚稳民族身份的国家的诞生。这是因为在被发达国家操纵的环球世界里，自由如斯的经济活动肯定会带回异文化（budaya asing）的幼苗。民族国家的动摇导致其身份的动摇，这一动摇为以实利主义及享乐主义为导向的异文化开了一道入侵与占据的方便之门。

全球化是新殖民主义的一种，而作为一种新殖民主义，民族国家概念自然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显而易见，Ohmae的观点夹杂着新殖民主义。Kassim Ahmad认为（1996：21）：

我们也应该从其给民族国家所带来的危险方面看待这种环球性病征。全球化所宣扬的思潮，是叫人忘却民族国家概念以及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它们来自同一个源头：殖民者们的新殖民主义。他们想看到爱国主义精神的绝灭，因为一旦这种精神尚存，新殖民主义者将无法获得成功。

因此，如果民族国家概念被抹去或不再被理会，那么一个单纯的马来西亚民族身份的建立也将不会成功。忽视民族国家概念的全球化激流，诚为马来西亚国家文学形成的一个挑战。这股激流预料将冲击21世纪；它不仅是国家文学而且也是马来西亚文学的障碍。捍卫民

族国家概念并不表示自我隔绝于全球经济之外。我们应该依据自己的模式——导向马来西亚民族之塑造与稳健的模式——来成就环球经济计划。亚太作为一个经济蓬勃成长的地区，没有必要随Ohmae的观点之波而逐流，反之，它应该依照自己免于新殖主义因素影响的模式成长，以期塑造自己纯熟的民族身份。文化觉醒是捍卫民族国家、继而塑造民族身份的重要元素。在建立以及巩固国家文学的工作上，文化觉醒应予以适当的关注与耕耘。

总而言之，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的面貌依然黯淡而幽郁。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的发展依然缓慢，这是因为马来西亚的社会实况还远不足以催生一包容性强的马来西亚文化，而被规定为国家文学媒介的马来语文以及国家文学的发展也面对外来的挑战。全球化的纪元不但不能给国家文学的发展一个妥善的环境，反而还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如果这些挑战不予以明智的处理，则在21世纪的激流里让国家文学蓬勃发展的愿望将会受挫，那我们就不知得寻觅到何时何日了。✍

参考：

- ①Abudl Rahman Embong, 1997, 〈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学问题〉（*Persoalan Sastra Nasional di Malaysia*），见《思想者》（*Pemikir*），1997年7-9月。

② Ismail Hussein, 1973, 〈马来西亚国家文学及其形成的几个难题〉 (Kesusasteraan Nasional Malaysia dan Beberapa Masalah Pembentukannya), Mohd. Affandi Hassan (编) 《国家文化的基础》 (Asas Kebudayaan Kebangsaan), 吉隆坡: 文化, 青年及体育部。

③ Kassim Ahmad, 〈国家主义和新殖民主义〉 (Nasionalisme dan Neokolonialisme), 《马来前锋报》 (Utusan Malaysia), 21-10-1996。

④ Mahathir Mohamad, 〈环球性: 其对小国的意义〉 (Globalization: What it Means to Small Nation), 《第三世界的苏醒》 (The Third World Resurgence), 74期10号。

⑤ ——1982, 《马来人的困境》 (Dilema Melayu), Ibrahim bin Saad 译, 吉隆坡: Federal Publication。

⑥ Mohd. Affandi Hassan, 1973, 〈序〉 (Kata Pengantar), Mohd. Affandi Hassan (编) 《国家文化的基础》 (Asas Kebudayaan Kebangsaan), 吉隆坡: 文化, 青年及体育部。

⑦ Mohd. Taib Osman, 1973, 〈马来西亚文学概念——文学在发展中国家扮演的角色〉, Mohd. Affandi Hassan (编) 《国家文化的基础》 (Asas Kebudayaan Kebangsaan), 吉隆坡: 文化, 青年及体育部。

⑧ Raghavan, Chakravarthi, 1996, 〈什么是环球性〉 (What is globalization), 《第三世界的苏醒》 (The Third World Resurgence), 74期10号。

⑨ Ohmae, Kenichi, 1996 (Paperback Edition), 《民族国家的结束, 区域经济的开端》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The Rise of Regional Economies),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

■ 本文作者为理大人文研究中心讲师。本文译自 Dewan Sastera, Januari, 1998。

异乡叙事 / 移民论述

◎ 张锦忠

论 / 述罗卓瑶的《秋月》之后

日人 Tokio 在香港街头。



Hongkong, Hong Kong, Niang Kang, Niong Kong, Xianggang. 香港又点止一地理名词咁简单。要了解香港的意义何在, 只有去(重新)感受经验, 包括已经死去的过去。问题是, 由谁去感受经验?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虞美人》

忽必烈问马可波罗怎样才能把帝国的所有城市尽收掌中，马可波罗沉思半晌，回答说：“陛下只需要用五十一个字去讲述它们。”忽必烈却满脸忧思，说道：“但我也注定要在第七十九个字再度失去一切。”

——董启章，《卡尔维诺的城市》❶

再一次，香港成为一座论述(的)想像的城市。

澳门出生的香港/澳洲导演罗卓瑶在拍摄《爱在他乡的季节》(1990)时，移民论述恐怕只是潜在文本，毕竟中国(大陆)人移居美国的故事(影片的英文题意为《再见中国》，令人想起唐书璇1973年的那部调子异常沉重的《再见中国》[the Dissidents])，不像香港人移民澳洲(或加拿大)那么切身，所以《爱》片充其量只是一出通俗爱情剧罢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人移美或者迁居香港，固然也是移民，不过跟中国人，尤其是广东省与福建省人，自十九世纪中叶降，纷纷向外寻求发展的情形，其实并没多大差别，不同的只是一个半世纪

前的中国劳工移民多半没有移民意识，他们只想到海外金山锡矿谋生，赚到钱就衣锦还乡，虽然发财的其实是商人，打工阶级的海外中国人大多无法圆发财梦，其中有些在契约期满后返国，不少因世局变迁而成为异国移民，最后老死他乡。香港人移民异国却是另外一个故事，罗卓瑶自然了解这种独特性。从《秋月》开始，移民议题浮上表面，成为她影片的重要元素。之前，1993年的《诱僧》虽以古代的唐朝为时空背景，其实讲的还是个权力转移之后自我放逐、流亡与追寻的内部(心)迁徙故事。

香港人的移民活动是再移民的模式。影响港人再移民的因素，在某个年代，以九七大限为主。一九九七，是香港迈入后殖情境、港人治(制)港的符号。香港这颗东方之珠，诚如某部[烂]港片《笑八仙》中的明珠，天魔终无力吞食，而明珠附身仙姑等人，过海成仙，邪不胜正，王母娘娘大权得保。但是，现实毕竟不是虚构的托寓文本，谁邪谁正，点指兵兵，其实是权力[诠释]的结果❷。九七大限未至，从1984年开始，港人就已掀起多波移民潮，每年远走他乡的港人数以万计❸。香港的情形有点特殊，它本来就是南北和一家亲的境内移民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抵港的内地难民一波又一波，六十年代初更有“五月难民潮”，只有七十年代

中出现南中国海的越南船民潮才和它一样惊动世人。此外，还有因缘际会来自台湾、印尼、新马的华人。他们选择了在“借来的时间”在这块“借来的土地”定居，泰半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1984年以后，这些已在香落地生根的移民及他们的下一代，再次面临放弃家园、远走他乡的抉择，形成一种海外华人再移民的模式，也在后殖民论述与移民论述之间划上一道既复杂又暧昧的符号。

Hongkong, Hong Kong, Hiong Kang, Hiong Kong, Xianggang。香港又点止一地理名词咁简单。1842以来，香港见证了无数人的移入移出。它早已是移民的代名词。同时它也引发了(尤其是现代中国人的)出走、回归，身分、认同等零零碎碎的文化冲突(击)课题。这些或实质或象徵的现象，自然成为文学或电影文本的叙事元素。或者说，这些或实质或象徵的现象，藉由文学文本或电影影像还它本来面目。当然，还原是不可能的，文本或影像的功能不外也是再现的企图或类像罢了。

另一面，二十世纪海内外华人从一个地方移居或迁徙至另一个地方，身分或认同也因时因地而异。1842年以来，Hongkong, Hong Kong, Hiong Kong, Xianggang显然已超越了香港作为一空间地理名词的意义，不管它是 Hongkong,

Hong Kong, Hiong Kong, 或 Xianggang。文艺地理学重视经验发生的地方，因为人某时某地的生存经验固然重要，他的身分认同属性跟地方归属感(sense of place)更密切相关。

香港建筑。少女慧(李佩蕙饰)。飞机。日人 Tokio(永濑正敏饰)下车，拍摄街头景物。慧与友人欢聚。Tokio 垂钓，慧想告诉他此地无大鱼可钓，但英文似乎辞不达意。各种角度手法拍摄的街头建筑影像。Tokio 旅居所在及生活在他乡之开支报告。女体。Tokio 与慧在港口，藉汉字之象形沟通。麦当劳。Tokio 渴望一尝中华料理佳肴。慧家、厨房：慧、祖母、Tokio 用餐、交谈。Tokio 之女体论述。Tokio 与初恋情人美子的姐姐相遇。美子姐姐与 Tokio 之激情性爱。慧和祖母。慧和男友。Tokio 与美子姐姐。慧家：慧、祖母、Tokio 用餐。Tokio 与慧交谈。祖母病。Tokio 与慧、猫。厨房。喂猫。Tokio 与美子姐姐。慧和男友出游离岛，海滩、旅店、幻灭、睡觉。Tokio 与美子姐姐：对话、交心、性爱。祖母拜神。海。Tokio 与慧共度中秋：渔村、灯笼、秋月、灯船、玩烟火、念残词……。(剧终后)二人各奔前程。

换个叙事方式，则是：话说日人 Tokio 到香港一游，与慧在港口相遇，慧家人已移居加拿大，只有她和老祖母在港。Tokio 喜欢美食与性，到慧家作客一

饱口福，与初恋人美子的姐姐在港相遇、激情交欢。慧与男友出游离岛……

人之将走，其言也善。罗卓瑶《秋月》(1992，香港：共同体，35mm，彩色，107分钟)其实是(罗/方?)出走前的香港回顾留言，到了《浮生》(1996)，空间已转移至异域，叙事焦点也换成离散飘零(diaspora)后的未知与不安。因为是回顾，而不是回顾香港沧桑或讲一则香港或发生在香港的故事(如施叔青的小说《香港三部曲》)，“观看”的方式遂举足轻重，描述性/非叙事性的影像修辞重于叙事性/故事性结构，影片也成为一部空间的电影，在这样的空间里，只有小故事段落，没有顺时序的大叙事体。当然，看似零散的、不经意的叙述片断，毕竟也是编(方令正)导(罗卓瑶)的刻意经营；电影原本就是这么一回事。比如说，罗一方面安排了来自日本的Tokio从较疏离的观点出发，而非慧以第一人称观点叙述。另一方面以Tokio的影像文本(VB)或(影像文本的影像文本)窥视、扫描、记录、占据这个他试图了解与体验的城市空间。

这其实是多数旅人的异/常态。如果仅是如此，则Tokio的异乡叙事轴并没多大意义。旅人浮光掠影的回顾及(新手张东亮楂机的)粗糙的影像显然无法代表方/罗/慧的视野；他们是港人，不

是来自他乡的过客。美食？美女？(中国大陆或台湾或法国不是更好的选择吗？)香港作为一个东方城市，以及其异乡文化，对一个世故的日本青年旅人而言，它的意义何在？或者说，为什么是日本旅人？为什么是香港？为什么要赶在九七大限之前说一个移民的故事？

人与地方属性的关系，从文艺地理学或移民论述的观点来看，可以借用波忒思(J.D.Porteous)的区分来诠释。波忒思在《文学与人文地理》("Literature and Humanist Geography", 1985)中区分土著/非土著、扎根/无根之别。依波忒思的理论，人和地之间，可以图示说明如下①：

	里边人	外边人
居乡	归属感	牵绊
离乡	旅人	旅途、流放、望乡

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慧而言，她是香港的里边人(insider)，对香港自有一份归属感，移民他国则意味着成为旅人背井离乡，变成移居国的外边人(outsider)，香港将成全她的牵绊和望乡。但是，慧的里边性是暂时的，最在地最有归属感的里边人其实是她的祖母。而外边人Tokio越过边界，在居所的香港迟迟终

日，一如所有的异乡过客，借助影像浮光掠影香港一番，并透过(日本)女体(渲泄性政治)引发的话语反省自身的存在，故乡不再是不明、断裂的过去或牵绊，而是可以望乡可以回归的远方。

旅人/外边人 Tokio 在香港的异乡叙事其实是慧的(前)移民情境的对照。移民之后，原乡成为他乡。但是，初到贵宝地的移居所在还只是异乡。Tokio 在他乡的季节的经验历程，映照的是即将背井离乡的慧他日的境地。在原乡的幻灭、懵懂，换了一个生活的地方，因不同的经历与文化冲突，说不定就开窍了。如果说祖母叶落归根香港或安身立命的信念启蒙了(在香港)无根的 Tokio，慧和 Tokio 的交往接触，则启示了即将失根的她。Tokio 成为助她正视香港与自我的他者。是的，《秋月》其实也是慧的启蒙故事。寂寞、爱情、性的边缘、死亡。香港对她而言，岂非就是寂寞、爱情、性的边缘、死亡？或是麦当劳——而非荔园——的记忆？旅人只是过客，想通之后可以自异乡回家，移民呢，家在哪里？何时是最后？慧的移民期限已至，她将在重新认识香港后，一如她已移民他乡的家人，把过去留在身后，离开香港。但是未来呢？移民的未来是否那么确定？过去其实也已不那么确定。过去已然死去，或非死去不可，至少得留下，不容带走，带不走。对移

民如慧的父母而言，衍续过去(根源)的祖母，在申请表格上便不得不死去。

要了解香港的意义何在，只有去(重新)感受经验，包括已经死去的过去。影像文本也只能窥视、扫描、记录、占据，类像一番眼前的事物。被窥视、记录、占据的符象(在这里正是香港)才是本体。香港作为被论述的本体，在空间论述的脉络自成主体，并未消失，也不可能消失。影片开始不久的钓鱼场景，表达的正是罗从经验出发的意图。陈述本体的经验，而非空间的描绘，则有赖于叙事。故影片显然并非以影像文本描绘空间的影像文本，而是铺陈叙述时间的故事。九七大限正是个时间的意象，一个充满时间的焦虑的意象。香港又点止一地理名词咁简单。因此上文所说，“‘观看’的方式遂举足轻重，描述性的影像修辞重于叙事性结构，影片也成为一部空间的电影，”是一问题重重的说词，有过分凸显空间符象之嫌。不过，像颜忠贤那样的影像地志学论述，仍是很好的演出⑤。

问题是，由谁去感受经验？(里边人)慧或(外边人)Tokio？还是落叶归根的老祖母？换句话说，谁的叙事赶得及在九七大限之前透露/演出一个移民的故事？因为九七之后，权力结构改变，所有的论述和诠释势必改写。本文亦然。

本文一年前起意，后来《浮生》也上映了，而且是更贴近当前移民论述的文本，所以也就不怎么想重题旧戏，六月间终于开笔，却没能在六月底定稿，七八月间仍断断续续在写，大限早已成了回归，事实上回归未届已见许多港人回流，港人的移民情境之独特之处由此可见，也可见本文还没开始书写就注定它这副琐琐碎碎徒具论述形式的面貌。

至于移民论述，其实只有论述，没有移民，移民是“不在”的慧父母。易言之，慧对上 Tokio，正是启蒙故事遇上异乡叙事，缺席的正是移民论述。编导明明志在此，却让它留在论述的层面，因此文化冲突云云，也就轻易被打发掉了。二人在离开香港前的渔村秋月欢聚，乍看之下，倒有点类似九七回归的庆祝场面。是的，《秋月》的底层文本，其实就是回归——或者说，反回归——论述。对那些赶在九七之前出走的港人而言，移民即反回归：跟回归背道的反向行动。我们不妨更进一步说，影片的异乡叙事和移民论述，其实是在（我的、他人的）论述之后。

再一次，香港成为一座（叛离）论述（的）想像的城市。

谨以本戏文志一九九七香港回归 / 大限。 7

注释：

①香港当代作家董启章的掌中小说，原刊《联合报》24 August 1997: 41(联合副刊)：董文大可改成：“大英帝国果然在第九十七个字再度失去原尽收其版图的东方城市。”

②在九七以前的另外一种读法是：天魔暗喻中国，王母娘娘意指英国。九七以后角色易位，更彰显了权力与诠释的互动关系。

③在八十年代，这种因政治因素而对未来或未知充满恐惧的类似移民例子，可能是马来西亚1987年政府“茅草行动”后纷纷出走的华裔移民及90年代受中共文攻武吓影响的台湾移民。

④J.D.Porteous, "Literature and Humanist Geography," *Area* 17:117-22. Roy Jones 探讨澳洲文学和电影中的移民论述的文章也挪用波忒思的区分观念，见 Jones, "Far Cities and Silver Countries: Migration to Australia in Fiction and Film," Russell King et al. eds., *Writing Across Worlds: Literature and Mig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5) 248-62. 本文图式借赁自 Jones 248.

⑤颜忠贤，〈消失的主体性：《秋月》中香港的后现代城市意象分析〉，《影像地志学：迈向电影空间理论的建构》（台北：万象，1996）146-51。

■本文作者为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系副教授，曾任蕉风编辑。

少年时代

【姚拓自传】之二



少年十五二十时的朋友，如今都已变成白发满顶的老头子。

黯淡无光

我把十岁到十七岁（1932~1939）的这段日子，算作我的少年时光。实际上，我的少年光阴过得非常短促，而且黯淡无光。

先说我的家庭。我的童年过得十分快乐，是因为我那时候懵懵懂懂，胡胡涂涂，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忧愁，天天只知道吃饱了就去玩耍，玩耍累了就去睡觉，没有想到过去，当然也不会想到将来。可是，等到我长到十多岁的时候，我的家庭的败落现象已经十分明显。首先让我感觉到的，就是我们田地中的收成，只有别人的三分之二，甚至只有二分之一。这个原因非常简单，所有的农人们都知道耕种与收获的道理：你付给土地多少气力，土地就偿还给你多少代价。父亲留给我们的百来亩田地，假如我们四个兄弟好好地去做庄稼，一个十八口人的家庭，温饱是没有问题的。

我在前文已经说过，我的三个哥哥都是不喜欢做庄稼的人。我大哥年轻时喜欢舞枪弄棒，中年时做了一家之主，是因为他身为长子，父老子幼，不得不负起这个重担。我的二哥因为长枪走火，误伤人命，出外当兵没有在家。我的三哥在一年之中，可能会更换三种职业，好像十分忙碌，当然不可能有空暇去耕田种地。我是最小的弟弟，连一把大的锄头都拿不动

，即使拿得动我也不拿。父亲已经七十多岁，哪里还有当年的体力与精力。我的母亲明明知道这间大厦即将倾塌，但她说破了口唇，全家人听得多了，反而全不在意。

我家中的几亩薄田，名义上由我大哥管理，事实上是由雇来的长工和短工们分别耕种。六十多年前的农村，所有的劳动力，全由人力和骡马来担任，而且每一项工作都非常吃力。拿锄地来说，你锄得深，当然要多费些气力；你锄得浅，就可以少费些气力。可是你对土地不肯多出气力，土地也不给你多出粮食。

我家的薄田本来就不够肥沃，再加上耕锄浅薄，肥料稀少，又不肯多做拔草除虫的工作，庄稼苗又黄又瘦，如果天不下雨，或者下雨不能及时，这一年就会受到歉收的恶运。在中国北方，自古以来就缺少雨量，干旱是常常发生的事情。我们家庭中田地的收入，在我十多岁的时候，仅仅够一家人糊口而已。

我自知家境拮据，不敢向父兄开口到三十里外的一家中学去读书，因为那是间私立中学，须要缴纳学费。这样拖拖拉拉，到了我十五岁那一年，才算勉强进了县立的师范学校。师范学校不收学费，只收图书费和杂费，但是住宿和膳食，需要学生自

己负担。就是这样节省得不能再节省的学校，只读了一年不到的光景，我自知我已成为我们家中的额外负担，我自己也不忍心再读下去。

我们家中没有多余的闲钱给我缴纳膳食费，我住在学校所吃的伙食费用，只好用麦子代替。我曾约略地计算了一下，我一个人在学校所需要的麦子，是我们全家人存粮的十分之一。另外我的图书费和杂费，也需要靠卖掉由田中摘回来的棉花来交付。而我们一家人的生活，除了依靠从田地收回来的农作物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收入。换句话说，我对家庭中没有任何贡献，却要比别人多吃两份口粮；我多吃了一口，别人就要少吃一口。我是在农家长大的孩子，特别能够体会出农人们的艰辛，我也很清楚地知道每一粒麦子，需要经过多少道耕耘过程，农人们需要流出多少滴汗珠，才能把麦子收回到自己的家中。有一次我在学校里，因为贪嘴，用了一斤白面去换了两粒肉包来吃；吃了之后，真是惭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自己打自己两个耳光。那时候我刚满十五岁，明明知道自己的羽毛尚未丰满，可是我非要走出家庭不可。我要找一个管吃管住管穿，而且不要一分学费的学校去读书。可是我到什么地方去找呢？

我刚进师范那年，七七事变，中日大战爆发，凡是有一点血性的青年人，个个像疯了一般，都想献身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洪炉之中。我们的学校几乎天天都不上课，

教师带着我们学生，不是出去募捐，便是到处去演抗战救国的戏剧，再不然就是“跑警报”，读书和考试倒像变成了次要的事情。反正在学校读不成书，家中的经济又是那么困难，再加上南京失守，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半壁河山已沦陷于日本人的手中，在我们的学校里已隐约听到黄河对岸的日本炮声，真的是国难家愁像两块千斤石一样，重重地压在

我这个尚未懂事的少年心头。多么宝贵多么可爱的像黄金一样的少年时代啊，我不但没有享受过少年人的任何乐趣，反而是在战战兢兢，荆棘满途中，度过了我的少年时光。

1931年，我还不到九岁，“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领中国的东北三省，大批的东北籍人士，逃难到内地

各省，从此让我学会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首令人痛哭流涕的歌曲。我的一个堂兄，1929年由当时的政府资助，迁移到东三省居住，九一八

事变后，他又拖家带着，非常狼狈地由东北逃回到我们的老家鲁庄。从他们一家人的形容中，让我知道了“亡国奴”的悲惨遭遇。1927年国民党虽然北伐成功，但这时候的中国并未真正的统一。我曾听我二哥说，他们的军队在江西与共产党打仗时，杀人后竟将死人的耳朵割下来以计算数目，让我知道了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仍然

战火连天。同一年，中原大战发生，战区就在我的家乡。军队撤走后，村外的战壕，变成了我们儿童的游玩场所。

1932年，我十岁，伪满洲国成立，十九路军与日本军在上海发生激烈战斗。

1934年，日本人攻榆关，逼近长



姚拓的父亲姚锡麟先生70岁时（1930年左右）摄于开封。姚拓当时约10岁。

城，发生历史上有名的“喜峰口之战”。我们学校的所有墙壁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抗日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响彻云霄。

1936年，我刚满十四岁，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黄金少年时代，那年的十二月，西安事变，中国有了惊天动地的大震动。

紧接着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我十五岁还不到，迟早要来的中日大战终于爆发，从此以后，全中国遍地烽烟，每一个人都被卷进到战争之中。

在我的少年时光中，对我影响力最大的，也是我最敬佩的人，是我的姐夫柴涌泉先生。他和姐姐同年，比我大六岁，我读小学的时候，他已经高中毕业，和我姐姐结了婚。因为我就读的小学距离他们住的村庄很近，我一有空，就常到他们家中去玩耍，在感情上和他们最为亲近。当时国家发生的一些大事情，都是柴涌泉先生告诉我的。尤其是他下决心从军报国的行动，令我这个原来无知无识的少年，忽然有了热血沸腾的国家意识，开扩了我的人生境界。也可以这样说，我原是一个混混沌沌的乡村子弟，由于和柴涌泉的多次谈话中，让我慢慢地知道了一个人的一生，并不是仅仅为了穿衣吃饭和娶妻生子那么简单

。柴涌泉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一家在附近的村庄来讲，已经算是一个衣食无虞的富裕家庭；父亲年岁已大，母亲体弱多病，妹妹尚未出嫁，弟弟还在童年，结婚不到两年，儿子未周岁，照顾父母家庭应该是他目前最重要的责任。可是，他竟然不顾一家人及所有亲友们的反对，一个人跑到南京去投考宪兵学校。1937年七七事变的时候，他还没有毕业，正好遇上了当年的南京保卫战之役。日本的军队势如破竹一般，1937年的12月占领南京。柴涌泉所属的宪兵团，被炮火猛烈的日本军打得落花流水。他在长江的轮船上，日本人的机关枪子弹穿过他的耳朵，在他的面颊上划了一道又长又深的血口子；这年的冬天他回到家中，我去看他时，他脸上的白色纱布还没有拆除下来。他回到家中以后，全家人杀猪宰羊来庆祝他的生还；每一个人都以为他已经尽了忠也报了国，应该留在家中照顾他年老的父母，看护他年轻的妻子与幼儿；可是，他只在家中停留了一个月，就赶到长沙的宪兵团去报到。我记得他临走的两天，我曾私下问他：“你难道不顾你的家了吗？”他泰然地回答道：“战场上的人谁没有家呢？”

1938年的夏天，不到十六岁，我自以为已经到了成年，为了避免家中人的反对，决心偷偷到长沙去投考宪兵学校，并事先与柴涌泉取得了联系。

我决心外逃，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原因，就是不想结婚；假如我逃不出去，说不定明年我就会变成一个十七岁的小丈夫。准备和我一同逃跑的，还有我的一个堂哥和一个堂姐的儿子。为了筹备旅费，终于被家人发现这个秘密的外逃计划。

三个家庭经过了一番讨论，大家都认为这三只小鸟终久要飞出鸟笼，而且战火将要烧到眉头，早点让他们出去也好。为了照顾我们三个人在路上的安全，决定让我的二哥陪同我们一齐前往长沙，因为他当过几年军人，坐过火车，有旅行的经验。那时候中日战争打得非常激烈，每一个火车站上都是穿着灰衣戴着灰帽的军人，再不然便是携儿拖女愁容满面的由战区逃出来的难民。火车站的售票处等于虚设。没有人去买车票，除了绿色的头等车

厢外，其他不论什么火车只要一到车站，车站上等车的人们立刻一拥而上，有的人干脆从车窗爬进车内，连厕所和车顶上都挤满人。



中立者是姚拓的三哥姚仙峰先生，比姚拓大12岁，对姚拓爱护备至。前坐右者，是姚拓的姐夫柴涌泉先生，比姚拓大6岁，是姚拓少年时期最佩服的人。姚拓入伍从军，即是受到柴先生的影响与鼓励。前坐左者，是比姚拓大6岁的姐姐姚桂兰女士。此照是他们三人在1953年摄于河南泌阳。

三个家庭经

过了一番讨论，大家都认为这三只小鸟终久要飞出鸟笼，而且战火将要烧到眉头，早点让他们出去也好。为了照顾我们三个人在路上的安全，决定让我的二哥陪同我们一齐前往长沙，因为他当过几年军人，坐过火车，有旅

行的经验。那时候中日战争打得非常激烈，每一个火车站上都是穿着灰衣戴着灰帽的军人，再不然便是携儿拖女愁容满面的由战区逃出来的难民。火车站的售票处等于虚设。没有人去买车票，除了绿色的头等车厢外，其他不论什么火车只要一到车站，车站上等车的人们立刻一拥而上，有的人干脆从车窗爬进车内，连厕所和车顶上都挤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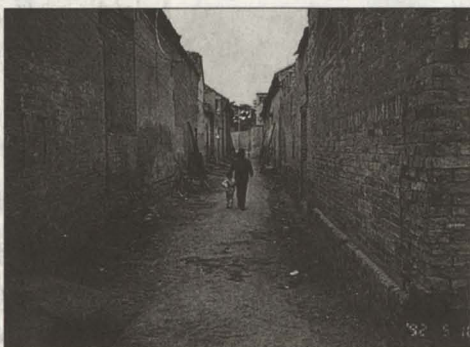
由我的家乡去到长沙，本来只需一天的车程，但火车走走停停，沿途还要逃避日本人的飞机，三天之后，总算到了长沙。

我二哥带着我们三个人，连旅店都没有去找，立刻赶到宪兵团，先找到我姐夫柴涌泉，由他带着我们去见宪兵团的招考人员。招考处先让我们去检查一下身体。当时我们都很乐观，以为有柴涌泉的大力推荐，马上就可以穿上受训

的军衣。谁知那位文质彬彬的军医，检查了我们的身体后，竟说我们三个人的身体都不及格。他说我的堂兄有皮肤病，说我堂姐的儿子有肺病嫌疑，说我的体高和体重都达不到标准。我说：“我会一天比一天长高，体重也会一天比一天增加。”这位医官笑了笑说：“那时候你再来报名吧！”

柴涌泉费尽口舌，气急败坏地向这位医官要求了老半天，可是这位固执的医官说什么也不肯通融。于是，我们四个人满怀希望地去到长沙，只好垂头丧气地又回去老家。在回家的路上，被几个粗鲁的军人，硬把我们拉进了他们的军营；幸亏我的二哥与

我们三个傻小子同行，我二哥好言好语地多次向他们的连长求情，连长才把我们又放了出来。否则我们三个人早当了真正的三等兵，说不定早已埋骨在不知名的战场。



落后荒凉的鲁庄，是姚拓在黯淡无光的少年岁月里决意离开的地方。

这次回到家后，我不愿意再回到原来的学校去读书，呆在家中又无所事事，只好跟着我的二哥又读了半年书，其实什么书也没有读。我只是一

心一意地想办法，动脑子，准备作再一次的出击。

又来了一个机会。我的三哥在陕西咸阳的一个部队中当文官，来信要我的三嫂到咸阳居住。我自告奋勇，说我可以把我这个不识字从没出过家门的三嫂，平平安安地送到咸阳。事实上却是陪着三嫂上了火车以后，我一坐火车就想睡觉的老毛病又犯了，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我居然睡了三天三夜，连吃饭都是我三嫂拐着她的小脚下火车上火车给我买的。反而是我的三嫂沿途照顾着我，把我护送到咸阳。迄今想来，仍然心中愧对三嫂；可是四十年前，三嫂已经去世，我

◎白垚

完颜藉



牧羚奴



零点零



牧羚奴、蕉风革新、现代派

蕉风 1969 年 202 期改版，编辑有四位：李苍、牧羚奴、挑拓和我。姚拓忙于教科书的编务，极少过问蕉风的事，对蕉风来说是垂拱而治；李苍为学生周报编务，为每周一期的编校，也够忙，只能联络学报的作者，将一些好稿分到蕉风；与本地作者联络的事，落在牧羚奴身上。牧羚奴远在新加坡，作者的联系和约稿、选稿、校稿，事极繁琐，那时没有传真，每次邮寄的事，也够他受，可真的每一篇文字都经他手寄、经他目校再寄回，要不是他干劲冲天，蕉风的革新，不会革得那么现代。

后来，策划六个专号，出版蕉风文丛，举办文学座谈会，完颜、歹羊写到蕉风来，无一不和牧羚奴有关，至于他个人创作的波澜壮阔，小说、散文、诗、兼及佛学、绘画，流风所及，其影响又岂仅止于蕉风学报，这点要留给完颜去写了。

蕉风改版，话说从头。有一段时期，我差不多是蕉风和学报诗页的候补编辑，别人不干了，才由我补上，有人编了，使用不到我。真正有兴趣编诗的，只有周唤、李苍，和后来的张瑞星、川谷，连俏凌都不愿编。在周唤、

李苍之前，我编得相当寂寞，寂寞到要写“现代诗闲话”，就像孤独的夜行人吹口哨。

六十年代中期，直是黎明前的黑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南洋商报文风丕变，揭现代文学的大旗，牧羚奴、英培安隔岸现身，梅淑贞募起槟城，本地现代作品，云涛激荡，学报“诗之页”为之精神一振。跟着周唤来了，跟着李苍来了，我乐得编“小诗试写”去。这一段时期，周唤、李苍和牧羚奴、梅淑贞、英培安联络上了。人气旺，胆也壮，将学报封面编为文艺专题，反应很好，同时，新加坡平地崛起了五月画会、五月出版社，十分前卫，很是现代。李苍和我，很想再做些什么的。

刚巧，那时黄崖热心政治，把精神放在政党的工作上，蕉风可有可无，他在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分寸，倒拿捏得准，没有让蕉风为人民服务去。有事钟无艳，姚拓又想到我这个候补，要我接编，我问李苍，李苍建议把牧羚奴也请进来，我和姚拓谈，就这样定了下来。

202期改版，形式内容都有改变。24开、近乎方形的开本，是牧羚奴提出的。采用本地作品，不转载，是共同的意见，其实，这点重要极了，却常为论者忽略。分工方面，马来西亚由李苍负责、新加坡由牧羚奴负责选稿约稿，

我当执行编辑，写每期的编后话“风讯”，并起草一则新的稿约，我们就这么上路了。那夜，校完了清样，走出印刷厂的门口，夜凉如水，仰首星月在天，很有写诗的冲动，回到家里，我写了一首七言绝句，记这次蕉风改版，一点也不现代：

“鸿蒙开辟歪题诗，吓煞冬烘语费思，蕉窗开后风能透，非关立异与标奇。”



初会完颜

1997年11月底，我过境新加坡，在联合早报读到一篇时论文章，行文气势，雍容自在，似曾相识。果然，作者梁明广，即完颜藉。故人无恙，喜不自胜，不禁又想当年啦。当年牧羚奴、李苍和我，称完颜藉为完颜而不名。初会完颜，是在新加坡的一个文学座谈会上，这应该是七十年代初期的事了，会上有牧羚奴、英培安、丘瑞河、蔡蔡、孟仲季、南子、姚拓、李苍诸人。

完颜在会上发言不多，高手出招，确是不同，要言不繁，我对自己说，幸会高人了。新马文坛，藏龙卧虎，有德有能者众，我先后幸会两位高人，都是精光不露、英华内敛，一位是文学的完

颜藉，一位是音乐的陈洛汉。

会后，牧羚奴请吃街边大牌档，我们边吃边谈，完颜不但现代，也很古典，不拘一格，从郭沫若的新诗，谈到他主子的旧词，见解独到，我只好谈饮谈食了。

初读完颜，已惊觉在诺诺文坛中，有此诤诤一士；既会完颜，也就不诧异在灯火璀璨的城中，有如此风标人物，无论识见、风范、笔墨，皆不与时流同。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在在皆是，熙熙攘攘，终而随波逐流。在文学中自成方圆的，能有几人？观之完颜，自在自得，是另一境界中人了。我想起白居易两句诗：“寒松纵老风标在，野鹤虽饥饮啄闲，”而那时完颜并不老。

这次会面，是初会，也是至今唯一的一次会面，君子之交淡如水，以后连文字的来往也没有。蕉风与完颜的关系，全由牧羚奴联系。他们两人是现代文学的焦不离孟，有焦的地方必有孟；后来，两人更上一层楼，在南洋商报合编《文丛》，把报章副刊编到较高的文学层面，曾是忠实读者，无论内容版面，至今仍难以忘怀。



零点零的稿末附句

有一次，学报“诗之页”好稿甚

多，中有零点零和几位新加坡诗人的作品，不禁得意忘形，传统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文起八代的老毛病发作，在编后话大放厥词，大意是鼓励诗人们善自珍惜，还说了一些我们是为未来的现代诗奠基之类的话。不久，零点零寄来一篇诗作，稿末附写一句：“我写作，是独享我的日夜，并不是为别人奠基。”

醍醐灌顶，当头棒喝，这句话说出了创作者的尊严，可与美国作家福克纳说的：“创作是我生命的流动”，比美，日后完颜以爬山运动比作创作，庶近乎此。从此，我乖乖的独享我的日夜，少奢谈伟大的空言。编辑也有受教的时候，并不永远正确。

零点零那短短的一句话，至今难忘，在其率真的至情至性。台湾的黄春明，最近谈写作时，说了句同样令人感动的話：“我只知道不断的写，当年穷得连棉被也没有时，并没有想到要放弃写作。”只是，零点零早说了近乎三十年。

零点零，名字怪，诗也奇，诗作多在南洋商报发表，少数刊在学报蕉风，诗风独特，句短行少，可惜读完新大不久，便遇车祸早死，不知作品曾否结集出版，新加坡诗人中当有识者，写此早逝诗魂。/

忆本刊首届编委

◎申青

一份文艺刊物能够延续出版 40 馀年，不只在马华文艺界所未曾有，在整个华文文艺界亦属罕见。

蕉风创刊于 1955 年，屈指算来，至今已有 42 年了。42 年将近半个世纪，是个不算短的日子。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许多马华文坛耆宿已相继物

故，而年轻一代杰出新秀相继涌现，正领文坛风骚。长江后浪推前浪，本是自然规律。但早年蕉风作者们在蕉风这块文艺园地里

所播的种子，如今正在开花结果。当我们沉醉在满园春光时刻，不禁怀念当年老作家们的辛勤耕耘。

蕉风最早创刊于新加坡，当时马来亚和新加坡还没有独立，都是英国殖民地。蕉风的第一届编辑委员会，由我任召集人。编委有：曾铁忱，湖南人，时任南方晚报总编辑；马俊武，笔名马摩西，云南回教徒，时任



左一：刘波，戏剧工作者。

左二：林清发，《蕉风》职员。

执行编辑，原名张海威。

左三：小说家方天，《蕉风》第一人

右三：汪安娜

《蕉风》第一届编委之一。

右二：马俊武，即散文家马摩西，

即本文作者。

右一：余德宽，《蕉风》创刊人，亦

1955 年《蕉风》创刊招待会

柔佛州宗教官；陈振亚，福建人，前新加坡中兴日报总编辑，后去吉隆坡任虎报总编辑，蕉风创刊时，在中正中学任地理教师。李宏贲，笔名李汝琳，河南人，时任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讲师；范经，时任师资学院讲师；张海威，笔名方天，曾在香港任中国学生周报编辑，后在蕉风任编委兼执行编辑；丘高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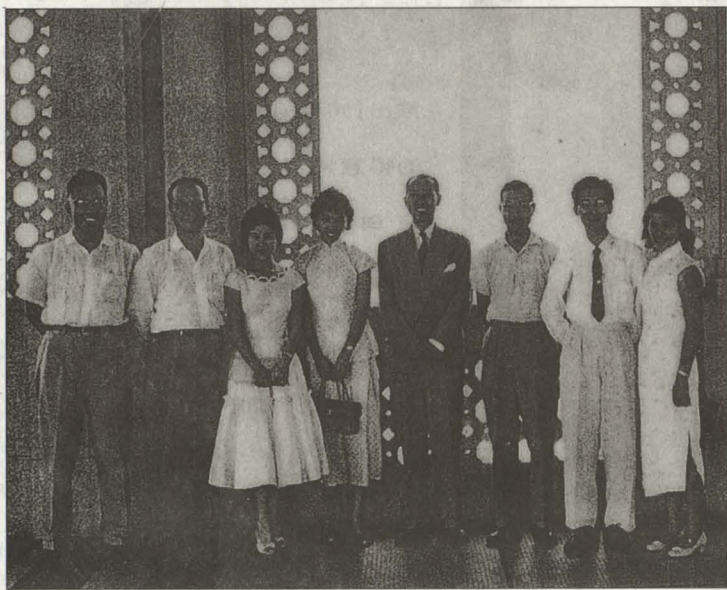
华侨中学美术教师，为蕉风编委兼艺术编辑。现在上述各位编委中，除了我和丘高朋仍健在外，都已先后作古了。

最早，蕉风的社址，设于新加坡里峇峇利路420号2楼，现该建筑物已经拆除，改建大厦。当时，那里也是个小型的文化沙龙。除了编委们经常在那里聚会，讨论编务外，许多文化界的朋友，

如当时负责南洋学会、后来出任南大教授的马华作家许云樵先生；马华作家曹兮先生；音乐家田鸣思先生及画家吴在炎先生等也常到那里聚谈。他们在无拘无束的天地里，天南地北、海阔天空的自由漫谈。很多时间，他们会在工作之后，晚上十时开始聚会，漫谈到深夜二时始尽兴而散。在经常的漫谈中有时会激发出

艺术的火花，作为创作的泉源。蕉风在筹备时本拟名“拓垦”，后经编委们多次反覆斟酌，咸认为这份刊物应强调热带地方性的风格，最后定名为蕉风。

蕉风于1955年11月10日正式创刊。第一期印了六千份。出版前两日——11月8日，在新加坡大世界咏春园举行蕉风创刊发布会，宴请新加坡文化界名流；前马大教授贺光中，画家刘



右二：马华作家曹兮
右三：《蕉风》编委之一李汝琳
右四：姚克
左三：戏剧工作者刘波
左二：《蕉风》编委之一马摩西
左一：《蕉风》创刊人余德宽
著名作家姚克自香港到新加坡访问，获《蕉风》同人热情招待。

抗及马来亚广播电台施祖贤先生等均应邀出席，使宴会充满强烈的文化气息，也预祝蕉风的长寿。现蕉风已逾不惑之年，是少告慰当年的出席者。

1956年，蕉风的风格已定，基础亦稳，开始陆续出版蕉风丛书。同时蕉风亦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作了不少的工作。例如1956年10月，闻名国际的文坛耆宿名作家姚克先生自香港来新访问，便由蕉风接待。1957年2月，日本前文部省长太田耕造来新访问也是由蕉风接待并安排访问节目。

1957年2月，姚拓兄自香港来新后，蕉风社务便逐步由其负责，后来迁往吉隆坡出版。如今新马已是两个分别独立的国家，蕉风虽已改换了出版地，但仍植根於东南亚的热带土壤，在常年椰雨的灌溉下，它仍在茁壮的成长。

下期預告

◎蕉风将在484期(5、6月号)推出【诗专号】，诚邀您把自己近期的得意诗作，连同不超过100字的自白：“我为什么写诗”，于10/4/1998之前起寄至：

蕉风【诗专号】

6-10, Jalan TPK 1/4,
Taman Perindustrian Kinrara,
Puchong,
58200 Kuala Lumpur.

◎来稿请用稿纸誊写。

◎电脑打字/传真/复印文稿
请确保字粒清晰易读。

◎来稿请注明中英文姓名、地址、电话、传真(如有)。

◎请自留稿底，恕不退件。

亭亭山上松——关于《蕉风》

◎陈瑞献

世上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刊物是伦敦皇家学会的《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这份刊物于1665年创刊，至今已经有333年历史。比起这片古松林，30岁的《蕉风》(编按：《蕉风》应为43岁)只是一片小园丘。但是，比起世界各地那些经不起风吹雨打一份接一份夭折下去的数不清的文艺杂志，30岁的《蕉风》又是经岁常端正的“亭亭山上松”了。

培育这片高树林的肥沃土地属于友联出版社的同仁，树种来自新马各地的作家，照顾它们健康成长的花园是多年来《蕉风》的编辑队伍：姚

拓，黄崖，白垚，周唤，李苍，悄凌，张锦忠，梅淑贞，许友彬，小黑，朵拉，和年轻的新人春美，以及爱护这片高树林的《蕉风》读者群。这么多人一条心：继续搞《蕉风》，把《蕉风》搞好。在他们，这是一份有意义的工作，也是他们的信仰。要这样做，就得发挥“择善而固执之”的精神，也即是坚持信仰的精神。在人类文明史上，能坚持信仰的人都是有大力量的，正如诗人维吉尔(Virgil)说

的：“他们行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行。”

世上最小的文学遗产是兰农岛(Lemnon)上一块由公元前六世纪留下来的断片，上面刻着10行兰农语文字。比起这10行字，483期的《蕉风》可说是一座文学万里长城了。提到《蕉风》，姚拓总是说，友联已经赔掉了一幢大楼。趁《蕉风》改版发布之际，让我呼吁：为了《蕉风》这座自由创作的精神堡垒的永固，大家应该准备赔掉一座万里长城。/

亭亭山上松
——关于《蕉风》

陈瑞献

世上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刊物是伦敦皇家学会的《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这份刊物于1665年创刊，至今已拥有333年历史。比起这片古松林，30岁的《蕉风》只是一片小园丘。但是，比起世界各地那些经不起风吹雨打一份接一份夭折下去的数不清的文艺杂志，30岁的《蕉风》又是经岁常端正的“亭亭山上松”了。

陈瑞献手迹



编按：蕉风 482 期改革，获得许多作者 / 读者的关注与支持。新朋旧友或来信勉励，或以认真的创作投寄，或拉订户，或任代理……我渐渐感觉到了蕉风的“热度”。感谢大家，1998 年的气温已使蕉风的订户骤增 100%。我们期待文学的“温室效应”，让行销数目和作品质量一起“升温”吧！

菊凡 31/12/1997 来函：

很高兴听到你接编蕉风，我还以为蕉风已经停刊了。我没办法写出满意的稿，所以没有寄给你，非常对不起。其实我是有试看去写，只是无法完成。

我希望像以前那样代理蕉风……但不是很有把握。请寄 20 本来试试如何？

菊凡 18/2/1998 来函：

收到蕉风。真好，真美，而且也很充实。我会和吴幼婷（你的同学）为蕉风落点力。

雨川 17/2/1998 来函：

收到你接编后的第一期蕉风，令我十分惊喜。那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实在教人心胸

激荡不已。且不说“老之将至”的事，我到如今，还能看到你们年轻一辈，正充满信心地朝文学大道前进，而且把蕉风办得更年轻起来，这是最值得令人高兴的事。可惜我最近在写作方面遭遇不少的障碍。而其间最大的障碍来自自己。我没法写出更好的作品。但是，在看到你们蓬勃的生机时，我也受到激励。真的，时代在进步，又何必把脚步停顿下来？愿与你们共勉。

陈强华 19/2/1998 来函：

帮蕉风拉了 7 个订户。蕉风 482 已出版了吗？关于诗专号的稿，待诗成后一定给你寄上。支持蕉风，就是写稿和成为订户。这些日子，

我再寄上另一些学生的作品。

曹伟 22/2/1998 来函：

哇，我终于看到新的蕉风了，好漂亮！

记得不久前，我从报纸上得知要改出“漂亮”的版时，曾写信去对你呱呱叫，说什么漂亮又不能吃啦，贵啦，等等，可现在这“漂亮”的版就放在我的眼前了，我却也不得不厚着脸皮，又再次对你呱呱叫，好漂亮！

我手头上只有一本旧的蕉风，是我这辈子里买过的唯一一本蕉风。两者最大的分别是：新的蕉风终于有“书”的样子了！……新的蕉风厚了，还硬皮“精装”，终可大大方方的塞进书橱里了！

新的蕉风的最大缺点——书脊上没印书名期号！下一期开始，请记得印上。只有这样，蕉风才会成为值得收藏的一本“文学书”。

最后，我要说，五块钱买一本能永久收藏的“书”，不贵不贵！

黄锦树 25/2/1998 来函：

蕉风收到。还是有薄，也许还有一些改进的空间。我对蕉风还是有信心，也会尽力配合。

陈大为 26/2/1998 来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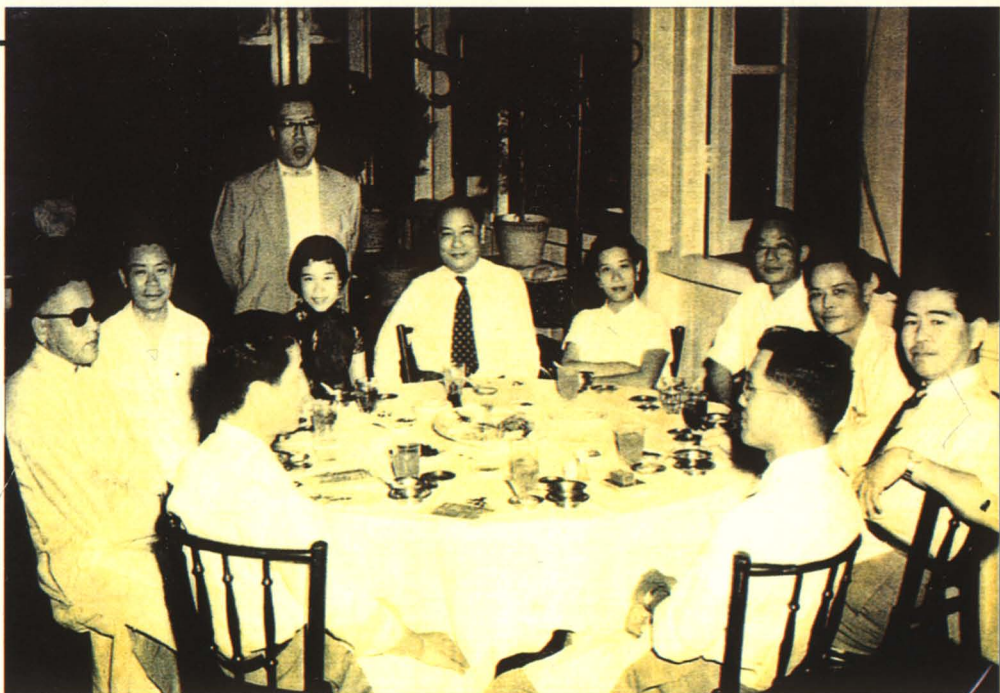
尚未亲睹新的蕉风，但耳闻之风评不错，希望它的行销管道能更加完善，以扩大影响力。

艳阳蕉风

的下午。赤道忽雨忽晴的天气。几家大报的正 / 副 / 前总编辑与文艺副刊编辑。年轻人 / 学生刊物主编。文坛的前辈与后浪。退休的老校长。年轻的文化人。缙衣芒鞋的“尘僧”。白衣制服的学子。蕉风重新出发的祝福。



10/11/1955, 蕉风在新加坡大世界咏春园举行创刊招待会, 文化界名士济济到贺。图为前马大教授贺光中(左二), 创刊人余德宽(后立者), 戏剧工作者刘波(左四), 南方晚报总编辑兼蕉风编委曾铁忱(右六), 画家刘抗(右二), 新加坡师训学院讲师兼蕉风编委李汝琳(右一)。



出席**艳阳蕉风**的蕉风前任编辑:

作画狮城, 却不忘传真传声、心到意到的陈瑞献。



独爱老蕉风老学报聚会的梅淑贞。



沉寂多年, 近日频频作文为蕉风鼓舞的川谷。



不做蕉风编辑后改做订户的悄凌。



冒雨撑伞而来的王祖安。



43年蕉风掠影



21/2/1998, 蕉风在吉隆坡大将书行举行改革发布会, 呷一口文学的下午茶, 和马华文学一起出发。左起为新任执行编辑林春美, 蕉风的同龄编委许友彬, 担任蕉风编辑最久的姚拓, 对蕉风又顾又问还兼任发布会主持人的小曼。



TITANIC

◎小曼

一九一二年的大西洋

刚被铁达尼号的鸣笛

酿成一池

冰冻醉人的

红酒

底舱的锅轮

煮得歌舞沸腾

繁星很亮 琴声悠扬

而北半球倾侧的天——?!

天呀!

都是大家惊呼的醉眼

天生只懂得欢乐的烟花

错愕间

不知如何呼救

叮当入杯的小冰块

摧铁裂舱的冰山

都有你眼神一样

柔情的水性

错只错

谁家松散的行囊

竟让北纬的冬天

偷渡上船

来不及了

你就乘这片浮木去吧

星河太宽

地平线太远

快闭上双眼

零度以下我会老得很快

明天

太阳升起时

海豚将在花碎的白浪上飞扑

一首海蓝色的歌

会像处女航的船票

因为断肠

永远浪漫